

高 楼 人 家

（中篇小说，原名为“高楼人家”，发表时被改为“六层楼

上人家”）

辛灏年

题叙

这是秀城的第一幢高楼公寓，六层，坐东朝西，突兀在

茅房矮屋参差不齐的劳动路旁。楼后有座青山，取名铁山。

楼前，隔着宽阔的劳动路，却有一座黑苍苍的煤山，那便是

秀城最大的储煤场。

大 楼的左边，是一条小巷，曲曲弯弯，沿着它可以直

抄铁山宾馆戒备森严的大门；巷头则五花八门，炸油条的，

烙烧饼的，修自行车的，还有那些时有时无，幽灵般赶 不

走打不掉的炸爆米花的挑子和捏糖人的担子。巷子的中段是

“露水菜场”，每天一到八、九点锺太阳跟大楼快一般高时，

那菜场就散了，一条热闹哄天的小街，立 刻变得清幽幽的，

只有那些被剥落的菜帮子菜叶儿，还能让人想起它刚刚过去

的盛世景象。

大楼的右边，擦着楼身而过的，是一条通煤场又通火车

轮渡的铁道。铁道横穿劳动路，火车一声呼啸巨响，常常震

得整幢大楼发颤。这楼因盖在十年内乱之中，其质量便不大

讲究。一层楼道，住五至八户人家，只楼梯口才有一间没安

门的厕所。里面的下水道不捅便不通，因此常年是臭气漫天，

脏水一地。对着楼道的人家，更是四季“飘香”，绵延难绝。

不过，大楼里的人们却是知足的，尤其是住在中单元六

楼的拆迁户们。这些世世代代没有住过洋房的市井人家，毕

竟住上了洋瓦高楼。虽然近年来眼看着那些住在二层、三层

的，已经一户户一车车地搬了出去，他们却仍然心平气和。

靠着眼下的世道，正如俗话说的“虾有虾路，鳖有鳖道”，

一家家的小日子竟过得有模有样起来，比起十年内乱里的日

子，已是别有一番光景了。

一

这是初夏的一个傍晚，太阳刚刚下山，储煤场的煤山，就

象刚刚熄了火的炉口，还在闪着一片泱泱的红光。劳动路上，

更是车声人声，每逢一趟列车呼啸驰过，那车 队人流便又

象放了闸的洪水一般，哗啦一下，挤了过去，又拥了过来，

漫天空响彻着汽车喇叭的怪叫，自行车合唱般的铃声，和那

远去了的火车头的喘息……

然而，大楼的后边，却是另一番天地。虽是夕阳西下，可

是满目苍翠的铁山，却依然绿里流金，西风吹过，推搡起那

一重重的绿波金浪，真叫人想起山里的飞瀑流泉，令人赏心

悦目。

大楼就这样把它的两边隔成了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而这

一刻，六楼上的公民们，也正处在一天最忙碌的时分。那一

条充当了阳台的走廊过道上，在一家家门前垒起的炉灶锅台

上面，锅碗瓢勺，正以它们有节奏的轻响，叫那一锅锅的油

盐佐料蔬菜荤腥，发出了一股股诱人的香味。

不到五十，腰身清楚、风韵犹存的申妈，从额上刚捋下一

把亮晶晶的汗水珠儿，便指着那个正哼着绍兴戏文的丈夫嚷

道：“老不死的，就是贾宝玉也没有哭不完的灵，还不把屋

里的白糖给我端来，你那‘媳妇儿’喜欢吃甜的！”

“甜甜蜜蜜嘛！”老申笑嘻嘻地用绍兴话答了她一句，正

要转身进屋，传来一声清清亮亮的叫声： “爸，妈，开饭

啦？”

老申两口儿一抬脸，原来，是他们那未来的媳妇儿，已经

在儿子的陪同下，准时地到了。

“马上就吃饭——老鬼，糖呢！”申妈对未来的媳妇笑容

可掬，却一偏脸又露出了一副狠劲儿。

“哦，我昏了头了！”老申忙笑眯眯地转进屋里拿出了白

糖。申妈一手夺过，刚用瓷勺舀了洒向锅里，便又一偏脸朝

屋里嚷道： “小刚，你还不把小桌儿端到走廊上来，你张

姐来了，要吃饭！”

她这一席话，虽说得热平乎，会听的却依然能听出那话里

的胡椒味儿。而随着她喊声而出的，却是一个长得极高挑的

瘦男孩，那脸虽长得嫩，头发却蓄得长，两条裤 筒儿虽然

猫细，那裤衔却象把扫帚。他便是申妈的小儿子，有命无运

的辍学青年，却又比他老子也不知能了几倍的某“五七商亭”

十七岁的“主任大人”申小刚。

商亭主任听到当妈的一声叫，便忙忙地从屋里拎出了一张

活动小桌来，刚往廊沿上放好，却就凑到他妈的耳朵跟前说：

“妈，他俩天天来得也太准时了！”说着还忙不叠地拉住他

妈的衣袖，要他妈往里屋看他那哥“嫂”的亲热劲儿。

他妈忙挣脱了他，说：“你也别寒碜他们，过二年，你还

不一样？刚挣钱，那票子就象粘到了手心里，当妈的抠都抠

不下来，就怕你将来连他都不如，你也不是不知道这家里的

苦楚……”

商亭主任一见他老娘动起了真的，忙抱拳一拱，做出了一

副讨饶赔罪的形状说﹕“饶饶我，算我没说。”便连忙跑进

了屋里。

申妈端起了菜锅，煤火立时映得她满脸通红，更照清了她

额上那细密密的皱纹，眼角上隐隐的血丝，已经软软地耷拉

下来的双颊……

炊子垛到了炉子上，申妈的脸瞬间又黯了下去。她对着半

壁遮墙凝神愣怔了一刻，这才转过身来，对又哼起了“哭灵”

的男人嚷道： “你还不叫他们出来吃饭！”

“明芳还没回来呢！”最喜欢大女儿的老子，笑模笑样地

回了女人一句。

“她不回来也一样吃，你心疼她，她还不心疼你呢！”

男人明知她话里有话，因为怕惯了，立即向正坐在一旁做

作业的小女儿明华传令道：“明华，还不叫侬哥哥跟张姐出

来吃饭。”

小明华嘟嚷着：“吃饭都要人喊呢！”这才慢吞吞地站起

身，向里屋走去。

申妈一下子落身在小竹椅上，看着廊外已经变得朦朦的天

空，轻轻地叹了一口长气。

“申妈，还没吃呢！”

这一声喊，惊醒了正要休憩片刻的女人。她一抬脸，才看

见瓦匠赵三六端着一只饭碗走了过来，碗头上高高地摆着一

只透肥的鸭腿。

“申妈，跟你报，报告一个新，新闻！”有些口吃的私包

工瓦匠赵三六，习惯地蹲下身来说，“就铁路那边的，那、

那个老奶奶，昨晚上，被、被人捅死了，八、八千块钱也，

也没了……”

“八千！”申家女人眼神一亮。

“听讲，就、就是她俩、俩女婿干的。”

“真咯？”老申闻声而出，把“哭灵”忘到了—边。

“你讲不清，就别讲，人家不过怀疑是她女婿叫人干的！”

瓦匠的老婆小叶，也端着一只碗，用嘴巴撕着另一只鸭腿，

对她男人抢白道。

“老、老子讲不清，你再讲，看，老子捶你！”

瓦匠爱面子，回头瞪了女人一眼，又不好意思地朝申妈笑

了一笑。

“你敢！”他女人小叶明知这刻儿不是自己挨揍的时候，

辣滋滋地便顶了他一句。

瓦匠的脸更红了，却朝着申妈一咧嘴，笑道：“申妈，你

看她，嘴、嘴狠，待老子一、一揍她，她就……”

可惜这刻儿他申妈的心不在小叶挨揍的事上，却说：“我

也不要八千，有个五百、八百的，就过得去了……”申家女

人说得像是无限的痛惜。

“现、现在五百块钱，算、算个球！老子几个人，给人家

包、包两间房子，几天就、就五百！”

“我们哪能比你们，”申妈正要往下说，却一眼瞥见大儿

子申明祥跟他的女朋友张莹莹走出了里屋，便立即改了一副

笑脸说，“还不快出来吃饭！”

瓦匠站起身来，正要转身走掉，却又愣在了那里。原来，

走廊的尽头，又传出来了一·片鬼哭狼嗥般的叫声，还夹着

桌椅板凳被掀翻摔倒的乒乓声。

“秦、秦师傅又喝醉了！”瓦匠端着碗说。

“这一家人，哪像个人家！成天不是哭，就是闹，摔东掼

西！”申妈象在心疼那些正在乒乓惨叫的家具。

申妈家右边的门忽然开了，走出了一个浓眉大眼的小年轻，

只见他一出门就似笑非笑地说：“要是老子，干脆拆家散伙，

受他妈的什么洋罪！”

说话的便是玻璃厂的吹泡工，二十五岁的孤儿廖五七、小

名五七子的。

瓦匠赵三六两脚早发了痒，忙将还剩下半支鸭腿的饭碗，

往申家的小饭桌上一搁：“走，拉架，都、都是邻居！”

“什么都是邻居——逞你娘的什么能！人家打架关你家什

么事，要你管！ ”

瓦匠的女人小叶将筷子跟碗一放，劈手便拉住了她的男人。

她与秦家的女孩子们一向有些不和。

赵三六脸憋得通红，差点动了武，临了却说， “看、看老

子今儿晚上再、再跟你算帐！”。

可就在他又无可奈何地端起了碗时，只见秦家那扇关紧的

门，忽然砰地一声被打开了——秦家的大儿子，家具厂由工

人晋升为技术员的秦飞笼，竟满脸发紫地奔了出来，跨出了

门坎，这才恨恨地却又硬压低了嗓门嚷了一句﹕“我，从今

再也不回这个家了！”

薄明的黄昏光线里，看得见他挺秀气的大眼睛里忽地便冒

上了两眶亮晃晃的眼泪。

可是，秦飞笼刚刚走到正对楼道、房门紧闭的梁家门首，

还未走到楼道口上，却忽然愣在那里了。他的脸色突然变成

了苍白，接着又泛上了一层黯红。他象猛然被人使了定身法

似的，立在那里，两眼却又象在躲闪着什么。

六层楼上一时间竟变得鸦雀无声，除掉秦飞笼的老子还在

门里破口大骂着各色的难听话以外。

这一个“静场”，楞怔了瓦匠与众人，却使得申家的当家

女人猛然跨出了自家的过道——果不出她所料，她当真就看

见了自己那个脸蛋儿红扑扑的女儿，看见她正扶着刚从肩膀

上放下来的自行车，微喘着，两只水灵灵的大眼睛，正脉脉

含情地盯住了秦家的大儿子……

申家女人的脸，板了；两腮上的肉更聋拉了；“明芳！你

站着发的什么呆？一家人就等着你来端筷子碗了！”

五金厂由工人晋升的绘图员，申家二十四岁的大姑娘申明

芳，顿时垂下了眼皮儿，也不吱声，推着车子就拐进了过道，

只把车子放在梁家的窗前。

秦飞笼又楞了一刻，脸忽地泼红，这才走了，五层楼上来

看热闹的人失了兴趣，散了；瓦匠端起还剩半只鸭腿的饭碗

又慢慢往嘴里扒着饭；申家一家全又坐回到了小 饭桌前—

—那被老娘骂为百事不管、三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来的申家

大儿子，在木柴公司当着办事员的复员军人申明祥，此刻正

忙着把一大块蹄膀，往他那未来的女 人碗里拣，也不管十

一岁的小妹妹正嘟嚷着嘴巴盯住他；孤儿廖五七却对着将大

辫儿一甩便进了屋的申家大姑娘申明芳瞥了一眼，油腔滑调

地哼了一句歌词“小哥哥 出门我伤心，”这才转身进了自

家的屋子，还把门掼得山响……

二

就在孤儿把房门掼得山响的时刻，秦家的醉鬼蹦出了自

己家的门坎，并且撵到楼梯口边，也不顾自己女人死命地拖

拽他，竟只顾举起那只断了三根指头的右手，一边跺着脚，

一边竟骂起那些绝然难听的话来一—

“……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早几年，你老子当工宣

队长的时候，那些臭老九想拍老子的马屁还拍不上呢！如今

他们一时兴，连你也要反叛了，学着他们的样儿，对老子指

手划脚。我就不信，他们那尾巴能翘多久，你不要失了

时……”

这 个在十年动乱中曾进驻过“上层建筑”、红过一些

年头的工宣队长，这刻就象要把自己多年来的晦气一古脑骂

个罄尽，竟堵在污水池正对着的那扇紧闭的房门前面， 指

桑骂槐地嚷嚷开了。早巳又围上来了的瓦匠赵三六与孤儿廖

五七，见他象条疯狗似地乱咬了，这才一左一右地硬把他架

回到了他自己的家里。

那 扇紧闭的房门开了。梁家夫妇站到房门边，对外面

看了一眼，就又要关上房门。正流着眼泪的秦家大嫂一见，

忙一手扯住梁老师的衣襟，一手攥住梁老师女人姚医生 的

手腕，就要下跪赔情。待梁家夫妇好不容易把她扶住了，她

才流着眼泪说道：“梁老师，姚医生，你们千万不要跟他一

般见识！自从工宣队长的职撤了，回到厂 里，他的脸就是

青的，酒也越发喝得凶了。儿子说他一句，他就翻脸，连我

也打，只要一醉，就口口声声说他还要去当他的工宣队长一

—”

年方四十的梁老师摇了摇头，感慨地看着这个可怜的女

人，说：“秦家大嫂，我们怎么能跟他生气呢？他这是思想

还没有真通，也难怪他……”

他摇摇头，又叹息了一声，还要说句什么，瓦匠赵三六

却竟眉开眼笑地进了屋，说：“老、老子跟五七子，用绳子

把、把他捆在床上了。秦妈，你回去歇歇，他，打、打不成

你了！”

他话犹未完，自己却笑出了声，然后又转脸对自己女人

说：“银娣，你、你快把秦妈扶、扶回去。梁老师家连晚饭

还没吃——这，这个鸟秦师傅，喝了酒就发邪……”

这一回，他女人小叶倒挺顺从，却也是好不容易才把秦

家大嫂扶了回去。

一时间，六楼的人全涌进了梁家。瓦匠赵三六接过梁老

师递过来的一支烟，点着了，便一屁股坐在饭桌边上，伸头

看看桌上的菜，就笑了起来：“梁、梁老师，你家晚上就吃

这种菜呀！我，真不晓得你家把、把钱存起来干、干什么！

要我是你，丈人老子在外国，早、早就买了彩电、四个喇叭

了，一天两、两顿酒，鸡鸭鱼肉，管，管他的，照啃！”

梁老师夫妇正不知应该如何答话，申妈却开了腔： “要

说梁老师，也真是想不开，我们是没钱穿，没钱吃，你倒锁

着金山，偏要装穷，大约总是怕我们找你家借钱是不是？”

申妈的话讲得温温热热，酸酸甜甜，那眼梢儿还有意瞥

了向不多话的姚医生几眼。

“要我就吃光用光，身体健康！”孤儿廖五七忽然大声

说道。他也接过了梁老师的一支烟，却对烟的牌子大不以为

然。

“梁老师，赶明儿我们穷了找你借俩钱花花，你可别小

气呀！”未来的申家媳妇也嗲声嗲气地说。

梁老师狼狈地看了妻子一眼，好一刻儿才结结巴巴地

说：“哪一家都有哪一家的难处，就是华侨，也有富的跟穷

的，我们俩，就靠这一百多元的工资，虽只有一个孩子，却

又在他奶奶那儿过……”

这位因“落实知识分子与侨眷侨属政策”，不久前才搬

来的中学外语教师，这六楼人家眼里的金罗汉银菩萨，这刻

儿，虽有心多辩解几句，却又更怕人家说他哭穷，尤其是眼

前的申妈，近日来已不止一次地对他有过暗示了，为这事，

他还跟妻子犯过好几回愁呢。

他看了看大家，正要再说点什么自我解嘲的话，算是敷

衍一番，却未想申家的店员男人，竟将正哼着的贾宝玉哭灵

一停，用他那永世不能改却的绍兴方言说道； “我讲梁老

师，要吃，身体要紧，只要修好了五脏庙，管他穷勿穷！穷

也是过，富也是过，我就是不担心……”

“你是不担心嘛，家里缺少东西，从来就是旁人顶着，

儿大当婚，女大当嫁，你也屁事不问——没的总是叫我一个

女人顶着这一丬天！这回你大儿子要办事．老娘我也乐得舒

坦，不管了！叫你儿子跟你吵去，闹去；你媳妇还要一块罗

马表，再让我去偷，去抢么？这回也该轮到你了！”

她一下子讲走了“板眼”，连她那未来的媳妇儿就在她

身后，也被她忘了。直到张莹莹转身而去，好不容易才被她

儿子拉扯住，拽回家里，却又吵了起来时，她才发现自己说

走了嘴。

她赶忙站起身来，却又对梁老师说了一句，“我的梁老

师哎，真人面前不讲假话，明祥的婚事，我已经亏了三、四

百，你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哪里知道我们的苦处！”

她说完便走了，只留下了丈夫老申，依然笑嘻嘻地摸着

他的络腮胡子，说：“伊性子急，一天到晚劈哩叭啦，船到

桥头自然直嘛！伊要结婚，叫伊自家想办法。儿子养到二十

八，还要老子娘帮伊买么事结婚，真是……”

“申伯，”瓦匠赵三六立即打断了他的话说，“这、这

话你也别讲，老子结婚，不也给她，”他指指又站到了梁家

门首的自己女人，“逼、逼得一屁股拖俩胯儿的债哇！”

“你少嚼蛆！”他女人小叶忙骂了他一声，转身走了。

“如今婚丧嫁娶这些红白喜事，也真是难哪！我和姚医

生结婚时，哪象如今这副样子，要这样，我们还结得起婚

么？”

“问紫鹃，妹妹的瑶琴今何在……”老申似有感慨地又

哼起了“哭灵”，韵犹未尽，隔壁却传出来了他女人的叫声

——“她要走，就让她走！今天要沙发，明天要酒柜，后天

又要电视机，无数套的衣裤鞋袜买了不算，上海牌的买了又

要退，又要什么罗马的！连结婚的房子也要我来操心，我就

是孙悟空，如来佛．也变不出来！我姓申的原本就是个穷家，

招应不起了，让她走！”

隔壁传来了她大儿子申明祥极为不满的声音： “妈，

你……”

谁知他妈的声音竟然毫 不示弱：“你妈怎么了？你妈

还对不起你们？一个个养到二十几，谁见了你们一个子儿的

孝顺钱了？你参军回来，知道你要成家，你一人在家吃饭不

收你饭钱，你又 把她天天按时按顿带回来吃饭。她来吃饭，

我能不买菜吗？这已经够你妈受了，却又今儿要这样，明儿

又要那样。你老子也就是个一月五十几块钱的售货员，你妈

到 今天还在街道糊盒子组里，一个月只挣二十块！你妹妹

人大心大，她想过这一家的死活吗？小刚一月交我十八块，

挖回去的还不止这许多，你叫我这日子怎么过？你妈也是

人，是个女人！你老子成天除掉‘哭灵’，就知道茶来伸手，

饭来张口，百事不问——你又何尝可怜过你这苦命的妈

妈……”末尾的一句显然已夹着哭音了。

直到这一刻，老申才站起身来，摇摇头，照旧是笑模笑

样地说： “梁老师，你听，伊把媳妇气跑了，还要骂儿子。

小家伙想结婚，有啥办法呢！”

他走了，走到门口，却一手按紧了孤儿廖五七的肩膀说：

“还是侬好，一人饱一家饱，没神烦，没心操，这辈子不结

婚，比贾宝玉还要快活十倍！”

他刚刚放开孤儿，便一眼看见了气冲冲夺路而走的大儿

子，因此忙喊了声﹕“明祥，你——”

“你叫他做什么？他是你的儿子，他的事你管！这个家

我也当够了，从今儿起也该你烦烦神了！”

“好了，好了，我早就讲侬是《红楼梦》里的王熙凤，

精明能干，再大的难事，侬也担得过。阿拉俩人结婚时，连

床板也没有一块，侬还不是帮我这个外乡人养了四、五个儿

女！勿要生气了，生气伤神。消消气，明朝我从店里带些新

鲜荔枝把侬吃——刚上市呢！”

“吃得死呢！”——申家女人破涕为笑，却又恨恨地添

上了一句，“老不死的东西，谁跟你开玩笑了！”

“嘻嘻！” 孤儿靠在梁家的门栏上，开心得把烟屁股

撅得老高。

“嘻嘻！”瓦匠忙对申妈做了个鬼脸，笑着说， “申、

申伯真开心！申妈，快、快消消气！”他忽然一眼瞥见了正

要从申妈身后溜下楼的小刚，忙嚷道， “还、还不快买点

好、好吃的来、来孝敬你老娘！”

“得令！”小刚的喇叭裤差点把自己绊了一跤。

“这、这小子越、越来越洋了！”瓦匠笑着说。

“洋，就怕他洋到时候，跟我一样，连老婆也找不到！”

孤儿在一旁冷冷地搭了腔。

申妈不满地瞥了五七子一眼，一屁股坐到了门边的小竹

椅子上，顺手抄起一把葵扇掮了起来。

可 是，不知为什么，她那眼睛，竟又向孤儿掠了过来，

而且越睁越大。临了，她那眼神，也象亮了许多，连廖五七

也感觉到了她的眼神有些儿异样，忙撇开了自己的眼 光。

这个孤儿，玻璃厂的吹泡工，好酒、好赌、好打架的“无人

管”牌货色，他哪里知道，那个坐在他眼前的申家妈妈，这

一刻竟当真对他来了神了……

三

六楼静下来了。

每天总是最后熄灯睡觉的梁家夫妇，今儿却早早地把灯灭

了。秦家被捆绑在床上的醉鬼，这刻也不再骂人，而是将一

阵阵不均匀的鼾声送到了廊外。瓦匠赵三六与他 的女人熄

了灯，却在床上拌着嘴儿，声音隐约可闻。申家早巳各自就

寝—一老申不再“哭灵”，小明华蜷缩在她爸爸的脚边，做

起了小姑娘特有的梦；商亭主任也在 厨房改成的小屋里，

曲着鹭鸶般的长腿睡着了……

然而，这一家还有两个人没有真的睡下，一个便是申家的

当家女人，一个便是申家的大女儿申明芳。

隔壁传来了轻轻的麻将声音。这声音，就象鬼使神差一般，

隔着斗子墙，直往申妈的耳朵根子里面钻。月亮也像是有意

作难似的，径直地照进窗户里面，照着申妈的那一双不能瞌

上的眼睛……

这是一个劳碌了半生的苦命女人。十五岁便被嫁到一户

人家“冲喜”，洞房花烛之夜便死了“丈夫”，遇到“解放”，

公公被共党毙了，才离开那败了的人家。十九岁那年，她遇

上了一个老实巴交的外乡人——泰源号杂货店的绍兴籍朝

奉①。 苦命然而精干的年轻女子，认准了他的老实，便在

店堂西边的那一间小小的堆货房里，与他成了家。这个泰源

号商家只管饭不发工钱的女佣，却在“三反”、“五 反”

老板挂绳子上吊之后，成了街道居民委员会里的积极分子。

她当上了居民小组长、调解委员、治保委员，接着又当上了

居民委员会的主任。有了奔头的日子，给 贫穷的生活罩上

了一层甜蜜的柔纱。她成了市井人家眼中的星星，自己男人

的靠山，还有孩子们知冷知暖的母亲。她那百事不问的男人，

经常看着她发痴发傻，没来 由地便要与她亲昵一番；还硬

说市越剧团那个只配在绍兴乡下酒馆里唱小曲的主要演员，

从长相到腰身都比她差得多。

然 而，就在她火红的贫穷日子里，她竟也在那场浩劫中，

被人戴上了一顶纸糊的高帽子，拥上了砖垫的高台。那些平

常对她有恨的轻薄浪人，不干净的手掌手心，还硬 要在她

的胸前背后摩来蹭去。她一怒之下，从此看破“红尘”，辞

了居委会主任的职务，把一门心思全放到了已经一个个长成

半截儿大人的孩子们身上。她把老申的 那五十儿块钱，掰

过来算，横过来花，又亲自率领全家老小糊火柴盒儿，打鱼

网儿，扎拖把条儿，硬要把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外面光”。

日子象涨了潮的河水，号称鱼米之乡的地方，臭鱼烂虾

也卖到了一元七、八一斤。她眼角上的鱼尾纹儿，额头上的

操心纹路，还有那失去了光鲜的双腮，叫男人看了直心疼。

她用十多年街道干部所结识的关系，把在农村下放的儿

子明祥送上部队；又用她跟王区长的往日交情，将女儿从郊

区农村调回来进了区办的工厂；解决了两个人的吃饭问题，

她心头忽然松快了一大截儿。

然而，申家的良辰美景，在短短的几年之后，竞又戏剧

似地拐了一个弯。

大儿子复员回家谈了恋爱要结婚，女方家里恨不得叫婆

家能把百货公司买下来，而儿子除掉会鼓着腮帮伸手之外，

别无办法。女儿一月二十八元工资，交了十五元的生活费，

那张嘴就差点没说出为娘的不公来。

申妈的眉头又皱紧了。她看着自己一房的破家具烂木头，

摇摇头，暗自长叹。

她找到老申的领导，使尽了老娘们的招数，才让小刚当

上了“商亭主任”。

可是，她家底太薄，经不住没过门的媳妇天天要鱼肉招

待。这姑娘儿凡人家有的她都要，还常常拿别人的辉煌婚礼

排场说给她听。

明祥做了榜样，那明芳的陪嫁，将来小刚的婚事，就是

把我这把老骨头拆散了卖，也顶不上事呀……

申家的女当家失眠了，原来并不丰腴的脸颊又瘦了一圈

儿。男人心疼她了﹕“侬这又是何苦来？儿孙自有儿孙福，

你能管得了许多！”

她一听冒了火﹕“你不管，就不该生他们。你自己不怕

丢人观眼，我可丢不起这个老脸！”

“好好好，侬有办法，侬就去变出钞票来！我还乐得醉

两回喜酒……”

眼看着大儿子的婚期越来越近，申妈的眼睛便常常发直

了。她虽然见到没用的大儿子便生气，却又暗暗扳起指头，

想着法儿要把大儿子的婚事办得气派排场。

邻居中搬来了一户华侨家属，她忽然动了心一一先朝他

们借俩钱，日后还，我姓申的不会带着昧心钱进火葬场的。

可是，几次试探，从口风里听出那华侨也是个穷的。她不信，

可钱锁在人家柜子里，奈何！

她忽然想起了“为富不仁”这句老话，可又转念一想，

倘若为富的都仁了，谁要就给谁，那富的不也就变成穷的了。

也就在她算来算去，万般无计，明摆着明祥的婚事足足还差

五六百开销时，她又忽然从明芳对秦家大儿子的眉眼之中，

发现了秘密。

她 心里顿时勃然大怒，虽说那个秦飞笼由一个工人熬上

了技术员，年年都是“四化尖兵”，说不上他的不是。可是，

他那个既穷酸又窄小，还有个倒霉老子的家，她却 连眼角

也不愿扫它一眼。几十年的政治风云，二十年街道政治生活

的经验，使她极为明了，那个曾经当过工宣队长、红极一时

的醉鬼，是再也没有东山再起的一天 了！而那个可怜的女

人，除掉挨丈夫的打骂之外，却又是一个软沓沓的窝囊废，

只会哭叫诉苦，比起自己来，只能打“倒档”！

她不能把自己水灵灵的姑娘往那鸡犬不宁的火坑里推。

可也就在这一刻，她还发现了隔壁的孤儿廖五七，那直勾勾

的眼神，竟常常在自己大女儿的脸盘子上扫来荡去。

她开始不以为然——这是个不成器的东西！继而一想却

动—了心——孤儿无牵无挂，孑然一身，月工资不比姓秦的

少，房子却有两间半，正因他老子娘早归了天，要是招赘了

他，岂不……

她忽然想到这是桩两全其美的好事儿：明祥有了房子，

明芳有了主。听五七子从前讲，他还有笔老子娘临死时丢给

他的“死钱”，他再赌大约也不会用那笔钱，这不就让明祥

的婚事有了保障吗？何况两套房并成了—套房，三个家连成

了一个家，她将来抱孙孙，喂外孙，做老太太……

傍 晚时分，她先听着孤儿说自己小儿子也“找不到老婆”

的刻薄话，正不快活，却未料她又正从孤儿的刻薄话里找到

了下这一盘棋的灵机——就这么办！谁也不吃亏。 但是，

五七子好赌——她犹疑了。可一转念，没关系，只要成了家，

我和明芳自会收拾他，孙猴子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要是

明芳不同意——她皱了眉——可哪能 样样事儿都由得她！

她忽然又想到了自己在这个家里的绝对权威。

申妈听着隔壁房里传出来的麻将声，忽然用胳膊捣了捣

睡熟的男人。好一刻儿，男人才翻过身，含糊不清地问她：

“啥事体？”

“就把明芳给五七子怎么样？”她单刀直入，语气又辣

又坚定。

月光下，当老子的忽然睁大了眼睛，半天也说不出话来。

她淡淡一笑，忙悄声儿把想好的心思和自己的盘算，以

及下这一盘棋的好处，连珠炮般地跟男人说了个里透外亮，

然后坐起身子，静观男人的反应。

她那男人楞了，好一刻儿，都作声不得。临了，眼看着

那只专会掐他肉的手又袭了过来，这才勉强地说：“反正侬

作惯了主，由你，只是，勿好使明芳太委屈……”

“我知道她是你心尖子上的肉！”她满意了，却又如此

地抢白了男人一句。

她甚至立即翻身下床，拿出了当年在街道呼风唤雨雷厉

风行的劲头，忙忙地穿好衣裳，却忽然又蹑手蹑脚地走到外

间女儿的小床边。她看见微光下面，大女儿长长的睫毛在颤

动。她立刻想到自己的话，已被这死丫头听见了。

听 见了更好！她心里想。于是又怀着一股子必然胜利的

信心，打开房门，又掩上，这才走到了孤儿的房门前。可也

就在她举起手来，轻轻地叩了一下孤儿房门的那一刻 间，

一阵清凉的夜风忽然从廊外扑到了她的脸上，胸上，直窜进

了她的心里。她忽然感到一阵恍惚，一种莫名其妙的惶惑，

一阵透心的凉意——我这是做什么，是 来……

可 是她还没来得及揣摩自己的心事，她的敲门声，在这

夜阑人静的时分，却把里面那几个当代的青年赌徒吓了个屁

滚尿流──灯叭的一声灭了，麻将声戛然而止，桌椅 板凳

好一阵儿乱响。这些响动竟陡然在她的心里一炸，使她忽然

从一种迷离浑沌的思绪中清醒过来。她猛地想到了自己夜半

敲门的来意，心禁不住一阵哆嗦……

然而，就在这一刻，屋里的电灯亮了，门开了，孤儿廖

五七探出了半个脑袋。这个从来天不怕地不怕的倔小子，神

色慌张地看着他的邻居，紧张地问：“申妈．你，有事……”

“没有……”他的邻居竟心口不一地漫应了一句 ，却又

极温存地说，“五七子，别再闹了，派出所知道了不是玩

的……”

孤儿放了心，却又对他的邻居起了疑心﹕“那你……”

申妈忽然板了脸：“你还不叫他们快散了──我的话你

是听不得的么？”她隐忍住心里的一片空虚，使出了平日里

吆三喝四的威风。

孤儿伸了一下舌头，忙答道： “听，听，马上就散……”

他做了个鬼脸，把门轻轻地关上了。

申妈楞怔在孤儿的房门前——里面又响起了轻轻的麻将

声，这声音是那样的胆怯，飘忽，却狠狠地敲在她的心上。

申家的当家女人，仿佛看见了她那醉鬼赌棍老子，将一

盒麻将砸在她亲生母亲的脸上，逼着自己卖给一个痨病鬼冲

喜的情景。

她站在廊沿上，初夏的夜风，将凉意，慢慢儿地浸透了

她的全身。她的心在抖。忽然觉得一阵凄酸，她转过身子，

怯怯地推开了房门，放轻了脚步。待拢到女儿的床跟前，却

看见自己女儿的上眼皮儿还在颤动。

她轻轻地走进了里屋，和衣倒在男人的身边，满眼里全

是麻将、赌棍、醉鬼与鲜血。而在这一切虚影与幻觉之中，

却有自己大女儿的那一张娇嫩娇嫩的脸儿，与那一双正在向

她说话的大眼睛……

申妈的心猛地一阵疼。

四

申妈在许久许久之后，才悠悠忽忽地睡了过去，可一个

梦还没有做到尽头，便被屋外的一阵大嗓门的叫骂声惊醒

了。她猛地睁开眼睛，天亮了，男人犹未醒来。她忙忙地爬

起身，头晕晕的，脚板底儿软软的，可还是打开了房门。原

来是瓦匠赵三六的妈妈，正堵在三六子的房门前面，骂得起

劲儿呢。

“……你是个什么东西！发工钱的日子都过了六、 七天，

给老娘的五块钱死活不给，如今你们的翅膀硬了是么！你当

我不知道是谁不给的是么！你也不看看你那一房的家具，哪

一桩上不汪着你老娘的一滩鲜血！老娘 是要饭的出身，穷

家穷底的，是无产阶级，早几年连医生都讲，输血队里就数

我的血好，不掺假！输血的营养补助给你们打家具，结婚用。

虽是‘四人帮’逼着你老 子不准他摆鸭摊儿，不也是你们

这些杂种逼的吗！老娘如今是越想越心疼了，为人的都要讲

讲良心，你也有讨儿媳的时候，要积积阴德，不要折腾得连

老娘我都不 如……”

申 妈看着这个一脸麻子、穿着一套黑印度绸长袖褂裤，

胳膊上挂着菜篮儿，象座黑塔似的女人——瓦匠赵三六的妈

妈，她一边忙忙地扣紧衣衫，一边匆匆地便走了过 去，拉

住了这个嘴巴正骂得起劲，脚板儿正跺得发欢，两只粗胖的

胳膊儿正甩得有节奏的女人，说： “赵妈，大清早怎地便

要发这么大的火，指天骂地的，也不怕人家笑话！”说着，

生拉硬拽地就要把瓦匠妈妈往自家的屋里拉。

谁 知，这瓦匠的妈妈，倒是越有人拉，便越骂得起劲儿

了——“申妈，”她忽然将两只肥笃笃的手掌心啪地一合，

便对申妈作了一个揖，夹着哭音儿嚷道﹕“你也是当 妈的，

眼看着便要作婆婆的了，你还能不知我赵妈的苦楚，三六子

如今包几间房子就能赚几百，可月月的这五块钱，你不讨他

就是不给，便是讨，也是受气。想当 初，他们结婚，正是

‘四人帮’害人穷死的时候，是老娘我卖了好几回血，才帮

他们撑起了这个门户。如今他老子的老伤发了，躺在床上，

鸭子也不能卖了，一个月 只跟他们要五块钱，倒是这么难！”

她忽然眼泪婆娑地推开申妈，指着她那瓦匠儿子的房门就

是一跺脚。

六 楼人家的房门，挨次儿呀呀地开了，楼道口上，又已

经站上了蓬头忪眼的好事者们。申妈也顾不得自己头晕脚

软，猛地一使劲儿，就拉住了赵妈手腕上的篮子，差点 儿

把那个胖老娘们拉了个趔趄：“好赵妈，别骂了，惹得人家

又要说我们六楼上的人不自爱，成天不是东家吵，就是西家

闹。你骂了这么久，小夫妻俩都没敢吭声， 你就先歇歇气，

这五块钱，我今儿非让三六子乖乖儿给你送去不行。你相信

申妈我，看他们敢不送！”

申妈忽然也来了精神，提高了嗓门：“当娘的一把屎一把

尿地把你们养大，图的什么？还不是为的养儿防老！一个月

五块钱都不给，这还成个话吗？再不给，我就陪你上居委会

去评理，当真如今就时兴要了老婆就不要娘么？我就不信！”

申妈一边呼唤着，让男人给自己递过来一只菜篮子，一边

接着篮子便生拉硬拽地把正在抹眼泪擤鼻涕的瓦匠妈妈拖

下了楼：“赵妈，我与你一起买菜去，也聊聊心里话儿。哪

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你就消消气，我的日子过得还不如你

呢！”

“申妈，我哪能跟你比！我看着你家的儿子象儿子，姑娘

象姑娘，一个个文文雅雅，有了文化就是不一样的！哪象我

家这些畜生，一个个都横眉竖眼的……”

她干嚎了一声，身不由己地随申妈一起下了楼，看热闹的

人，忽然没了兴趣，也讪讪地散了。

申妈伴着她下得楼来．虽在用温言款语安慰着气还未消的

瓦匠妈妈，心里却琢磨开了—一她卖过血？不象──卖血的

人在她的眼里，都是黄皮精瘦的，哪有卖血的人还有这样一

副身板呢！

她看见菜市上被剖开肚皮的缮鱼淌下的一滩血，心里由不

得便是一颤——我也去输血得点儿营养补助费？她忽然想

道，又赶忙把这个念头压回到了心里。

她 两个挤在露水菜场的人丛里，霎时间便没了踪影。然

而，中午开饭时，申家的小饭桌上，却端出了一碗蒜苗鳝鱼

红焖肉，一家人吃得有滋有味自不待说，尤其是那个 未来

的申家小媳妇儿，更是吃得满嘴巴油光锃亮，连连地说这菜

烧得好吃。那个刚让申妈逼着给老娘送去了五块钱月饯的瓦

匠赵三六，这会儿端着碗过来串门子，也 扠下筷子，尝了

两块。然而，让丈夫儿女连带瓦匠都饱了口福的申家女人，

却连一筷子也没有伸。她心里还闪着早上露水菜场上破了肚

皮的鳝鱼淌出来的血……

但是这一顿饭，却偏偏少了申家的一个重要人物——大女

儿申明芳。今天轮休的女绘图员，究竟上哪儿去了呢？

她那端着饭碗的妈妈忽然间便犯了疑惑。

五

五 金厂的年轻女绘图员申明芳，一夜没有瞌眼。她妈妈

夜来跟她老子说的那些有关她终身大事的话儿，她几乎一句

不漏地听见了。她侧身躺在床上，就象头顶炸了一记 焦雷，

把她那颗心炸得直哆嗦。乃至她亲娘披衣下床，走到自己的

床跟前时，她用嘴巴死咬住被单的一角才好不容易装做睡着

了。可是，那长长的眼睫毛儿，却象上 下打开了真仗儿一

般，颤抖个不停。她娘半夜出了门，她虽然没听清她娘和孤

儿的说话声，可是孤儿的轻轻开门声，却象针尖儿一般扎到

了她心里。

一九五六年出生的申明芳，生下来虽象只养不活的猫儿，

可是她那能干的亲娘，却一口米汤一口奶水地把她养得白白

胖胖。二十四年了，自她记事起，她就看够了母亲的操劳，

母亲的精明，母亲的能说会道，母亲的“英雄形象”和“光

辉业绩”……

然而，生就了一张好看而不好说话的小嘴的申家姑娘，

却有一副外柔内刚的性格。

“你别瞧明芳不吱声，她肚里有数！”申妈曾这样对男

人说。

可那个当老子的，却把女儿当作了心肝宝贝。女儿都上

中学了，当老子的有时还把她搂在怀里，亲她一下，唱一句

也不知是哪一出戏里的戏文：“我知情识礼的女儿家……”

明 芳大了，出落成了一个漂漂亮亮的大姑娘。两弯细挑

挑的眉毛下面，一对大眼睛常常只是瞧着自家的脚尖儿。可

是，偶一掠起上眼皮儿，那两道流波，便能叫那些小 年轻

们心里一个咯登。这一双会说话的眼睛，配着她那高高的秀

气的小鼻梁儿，皮肤又细又嫩的瓜子脸，红扑扑不厚也不薄

的嘴唇，一条街上，无不羡慕申家养出了 一枝花！那一双

跟人说话时总是低垂着的眼皮儿，尤其是跟陌生的年轻男人

说话时，那一张总是冷冷的面孔，叫这位申家的大女儿，在

下乡插队的四个年头里，经受 了许多女孩儿家所不能经受

得了的“考验”。

她 进厂没二年，便成了工人们选举出来的“四化标兵”，

还用她小小的革新，为厂里节约了可观的资金。中学学过的

数理化起了作用，下乡那几年有一搭没一搭地看书 解闷儿

也没有白费。八零年本厂招考技术人员，申明芳一举而中，

夺得第一。她不但晋升成了厂设计室的绘图员，而且光荣榜

上的那张秀秀气气羞羞答答的照片，更 是把那些心里头揣

了无数个问号的小年轻们，撮弄得茶思饭想。

申明芳在五金厂里没有看中什么人，而对六层楼上与自

己同年晋升为技术人员的秦飞笼，却抱着一种没来由的好

感。这种好感，常使她想多瞥他一眼。可是，瞥了他一眼，

自己心坎儿里 便又会扑落落地跳个不停。

申 明芳用的是中国传统式的眉目传情，一回回地把秦飞

笼秀气的大眼睛，文质彬彬的行止，烙印到了自己的心里。

怎奈那个秦飞笼，也是个“小闷罐儿”，每回“狭路 相逢”，

虽也曾对申明芳瞅过两眼，那脸腮儿上还放过红，可是这个

靠自学成才的青年技术员，却从来未向申家大姑娘发动一场

“爱情攻击仗”。申明芳心里纳闷： “我一个姑娘家不能

出口，你也不能？”她心里真有些怨气。“可是，人家知你

心里是怎样想的呢？”她忽地又埋怨起了自己。

久 而久之，申明芳也偶尔跟秦飞笼说一两句打招呼的话

了，可秦飞笼却只红着两腮，那样儿像是比她还怕羞；年轻

的女绘图员，心里虽不能满足，却反觉得他稳重，因 而也

就觉得他更值得自己爱了。这一切，都没有瞒得过她那当妈

的眼晴。她明显地感到，她的妈妈已经在有意无意地搜索着

自己的心了。

申 明芳明白她老娘的心思，明白她看不上秦飞笼的根

由。而她自己也是万分地奇怪，那样一个无知无识的醉鬼懒

汉，居然能生下这么一个温文尔雅的聪明儿子！但是， 这

种疑问纵然解决了，也丝毫无助于她心中已经萌动的爱情。

尤其是昨儿傍晚她老娘“棒打鸳鸯”的事儿发生之后，她才

忽然明白了她老娘的根本态度。她心里有些 儿慌乱，更有

些紧张。这种慌乱与紧张，又被纠缠在那个已经离家出走、

并且发誓一辈子再不回家门的秦飞笼身上。

她听人说过，秦飞笼，原名秦飞龙，是他自己在那个龙

字上加了个“竹”头，大约便是想飞脱自己这个家庭牢笼的

意思吧！

这一夜，她正在为那个要挣脱家庭樊笼的年轻人充满怜

惜与担心，却未想，她妈妈竟干脆为了自己哥哥的婚事而越

俎代庖，并且当真就雷厉风行，急忙忙便把对自己女儿终身

大串的谋算，当夜就付诸实际行动了。

她傻了，怔了，有一刻，她竟然把孤儿与秦飞笼并列在

自己的眼前。可是，这两个年岁虽然相当的小伙子，却怎么

也不可能把他们摆到一起。

她昏昏糊糊地胡思乱想，辗转反侧不能成寐，终于在她

妈妈拖着瓦匠妈妈去买菜的当口，忽然起了身，只瞥了一眼

那个像是心中有愧的父亲一眼，便匆忙地梳洗了，连早饭也

没吃，就扛着自行车下了楼。

真正是冤家路窄！

就在她刚下到楼道口，孤儿廖五七睁着一双煞红的眼睛，

忽然堵到了她的面前。

“明、明芳，我、我想跟，跟你说两句话……”

天不怕地不怕的孤儿，第一回羞红了脖子，迎着她，象

瓦匠说话那样结结巴巴地对她说。

申明芳的脸顿时象烙了一块火碳。这一烫，不仅把那一

张脸烧红了，而且直烫得她心里一阵抽搐。

孤儿的莽撞，使她错以为自己的妈妈已对他放了话，他

才敢挡自己的道——“我好胡涂的妈妈呀！”她心里由不得

就是一阵怨艾，一阵羞惭，一阵酸。

她忙耷拉下了眼皮，一个字也未吐，便推着车子，从孤

儿的身边擦身而过，下了楼，逃也似地飞身上了自行车，差

点撞翻了卖油条的笸箩。

她红泼着脸，飞出了露水菜场，便沿着劳动路向自己厂

里蹬去。可是，就在师范大学门口的那个转弯处，她才想起

今天是自己的休假日。她的车子不由得逐渐慢下来了……

申 明芳下了车，孤单单地踯躅在这一条大街上，心里真

像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她眼前的大街，也像是被

蒙上了她心灵上的那种阴影，整个儿变得灰蒙蒙的， 那满

眼的碧洲，全都像是扭歪了的脸，又蒙上了哀苦的面纱。甚

至那川流不息的汽车、自行车和各色各样的行人，也都像是

在直朝她奔过来，压上来了……

她忽然感到头晕眼花，身子象支撑不住似的，便要往下

沈。她赶快眺下车，定了定神，在这一霎间，她忽然又想到

了那个秦飞笼。她的大眼睛闪烁了一下，不自觉地便又上了

车，向着与她上班地点的相反方向骑去。

要 去哪儿？她并不知道，要去做什么？她心里更没有

底。然而，醉鬼的儿子，却闪忽在她的眼前，缥缥缈缈，又

实实在在的，引着她的心，引着她的车，驰过了她住着 的

那一幢大楼，驰过了铁道，驰过了一段拐弯的坡路，直到秀

城家具厂的大木牌儿忽然出现在她的眼前，她才猛地惊醒了

——她的心好一阵乱跳，自行车也象断了舵 把的小舢板儿，

摇摇晃晃，险些儿没把她掀翻在大街的中间。她软软地下了

车，却怔在人行道边。那家具厂的大木牌儿，在她的眼前晃

悠晃悠的，像是一把黑不黑白 不白的铁钩儿，直勾住了她

的心，可又象一扇黑漆漆又白塌塌的巨门，堵在了她的身前。

我怎么到这儿来了？我是来找他的？真碰着他怎么办？申

明芳就这样站在醉 鬼儿子的厂门口，望着秀城家具厂的木

牌儿，望着铁栅里面那一个个走来晃去的人影， 失却了主

意。

六

也 不知是怎么了，这一天，申家的女当家人，像是好不

容易才捱到了太阳偏西。那张风韵锐减的脸，对着窗外的残

阳夕照，岂但是不光鲜，竟是格外的阴沈，以致她那 一下

班归来便哼哼着绍兴戏文的丈夫，因看着当休的大女儿不在

家，而问了她一声“明芳呢？啥地方白相去了”时，她竟没

好气地抢白说：“你问我？二十四岁的丫 头，还要我当娘

的整天跟着她，做她的影子吗？她人大心大，眼里有你这个

老子，还没有我这个娘呢！”

老申听着女人的话，觉得反正是听惯了的，正待他要叫上

一声“林妹妹，反正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的戏文时，

可对面的那张脸，却把这一段戏文压回到了他的肚皮里面。

申家的男人发了懵。是女儿得罪了她？还是小刚又从她手

心里挖回了那十八块钱？他左思右想不得要领，便要拿过淘

米箩儿，自告奋勇地去淘米，向女人赔小心，做些小殷勤儿

出来。不想女人竟一把抢过了他手中的淘米箩，砰地一声还

关上了里间的房门，顺手便把他拉到了自己的对面：

“你 是当老子的，这话我不能不给你说。昨晚上，我跟

你商量的事儿，明芳像是全听到了？我也不过是跟你商量了

几句，也并未当真，我在屋外，吹了一会儿冷风就回了 屋，

连五七子的门我都没进。可今儿虽是她休息，一早上，她人

倒不见了。下午小刚回来对我说，在家具厂门口，看见你那

个宝贝女儿跟醉鬼的大儿子挨着肩儿，也 不知说些什么，

看到小刚还有意把脸别了过去。照小刚说的，那样儿像是亲

密得很呢！”她忽然拉长了脸，“我告诉你，那事儿，我心

里的主意虽未定，却有了谱 儿！”

她 有意地这么咋唬了她男人一句，这才又变脸作色地说：

“不管她跟谁，就是不准跟秦家的大儿子来往，要是再这样

跟他勾勾搭搭，我就敲断了她的腿！”说着又威胁 地盯了

她男人一眼，“今儿晚上，她一回来，我就要眼她开盘子。

她若是依了我，从此跟那醉鬼的儿子一刀两断，就是要上天，

我当妈的都会托她一把，要是她硬是 不听，把当娘的一片

好心全当成了驴肝肺，我便干脆把她送给廖五七去！她做女

儿的无情，我做老娘的还讲什么恩义！”

她忽然顿了一下，才又狠狠地说道：“到时候，你别尽在

—边出邪气。要是那样，老鬼，我可饶不了你！”

她叹了口气，落身在床沿儿上面，又指着她男人说：

“这个穷家，累了我三十年，你要是再有二话，我便撒手

不管了，叫你们连锅里也糊上屎尿去！”

她这一顿威胁的话，直把她男人说了个愣中愣。

男人抓耳挠腮，道不出一句话来。好一刻儿，女人又逼问

他说﹕“你有什么话就照说，有什么屁就照放！”他才结结

巴巴地说：“这种事件，侬也勿好过份勉强。依我看，秦家

的大儿子，也还是个好的。就是他那老子，反正，明芳也不

跟他老子娘过一辈子，你……” 申家的男人，生平第一次

斗胆向自己的女人说出了这一番话。谁想，疼他、爱他、却

不容他作主的女人，一听立即变了脸﹕

“这话是你讲的？是你跟女儿串通好了的？噢，你父女俩

先串通好了再来捉弄我？好，老娘不管，你乖乖儿拿出五百

块钱来！你大媳妇还要一块罗马表，结婚的酒席费还差二百！

还有，你要是国庆节前不把明祥结婚的房子给我搞到手，我

就不饶你！”

她忽然从眼角上溢出了两注泪水，却又用衣袖拐儿一擦，

大声地说：“这个家你当了，我不管了！”说着她当真就做

出了一副拔腿就跑的架势。

申家的男人慌了，忙撵上一步，挡住了女人的去路，哀求

地说； “有话好好讲嘛，做啥又耍这种脾气唻——好了，

好了，我勿管，勿管，这个家本来是侬的， 侬向来当的家，

我还是吃碗现成饭，省得操心。明芳的事，我勿插言，好啵？

侬——呀……”他正要脱口道出—句戏文，却又往肚里咽了

口唾沫，心里憋得怪不是滋味的……

女人一见他软了，这才腾地站起身子，指着男人的脸盘子，

骂道： “你若是个有本事的，何苦又要我—个女人家来操

这些闲心！我是吃饱了饭没有事做，撑的？”

她的声音忽然软和下来了，看着对面的丈夫只管在摇头叹

气，心里面竟不由又有点儿酸楚。她赶快忍住女人家的泪水

儿，忙忙地就拉开了门，却未想，她那亭亭秀秀的大女儿，

正呆痴痴地坐在自己的小床沿儿上，望着水泥地的地面，发

着呆。

── 难道我跟她老子的话，她又听见了？她正要责问，

却陡地又改换了一副腔调，柔声柔气地说：“明芳，进屋来，

妈有件事要跟你商量。”她忽然觉得应当快刀斩乱 麻，马

上斩断女儿对醉鬼儿子的情思。可是，女儿明芳，却象座泥

塑木雕，纹丝儿也没有动，那一张鹅蛋脸儿，更是连抬也没

有抬。

申家的当家女人，第一回感到自己的权威发生了动摇，她

正要亮开嗓门儿，大声地呵斥这不懂事的女儿，心里却又忙

把这股怒火压下去，只是猛地一扯身边男人的衣袖，并且使

了个眼色。

男人对她向来心领神会，百依百顺，因此忙对女儿说道：

“明芳，侬妈妈要跟你讲话，还不进里厢来。”

女 儿依旧没有抬脸，却慢慢地站起了身子，极不情愿地

向里屋走去。她的两只大眼晴，既不看老子，也不看娘，只

是从中间插进了里屋，然后站到了对着煤山夕照的窗 台面

前，两只手一个劲儿地揪扯着辫梢，夕阳的残照照映着她那

张失去了红晕的脸，大眼睛里，像是蒙上了一层薄薄的亮晶

晶的东西。

从来不把心事当心事的老子，这刻儿，竟把片刻儿也不离

口的绍兴戏文忘到爪哇国去了。他似乎预感到了一场风暴，

忙忙地掩上了里屋的房门，连小女儿明华要进来拿做作业的

笔盒，也被他挤出了门去。

申家的当家女人，嘹了丈夫一眼，压着一肚子的火气，走

到了女儿的身边。

“明芳，”她故作平静地说，“你今儿上哪儿去了？”

申明芳心里一惊，却依然低着脸没有吱声。

“妈我知道。”她把这几个字咬得格嘣格嘣脆。

明芳心里又一颤——妈是神！她忽然想到了小刚，知道就

知道，她横下心来了。

“妈不许你跟他来往。”当妈的在自己的话里又钉下了一

颗钉子。

明芳眼里忽然冒出了一泡眼泪，可她强忍着，早上与秦飞

笼在一起的情景，忽然翻肠搅肚般地折腾在她的心里。

“妈昨晚上跟你老子说的话，你都听到了？”当妈的把狠

言狠语有意说得委婉了许多。

听到了又怎么的？女儿在心里说，直委屈。

当妈的眼见着女儿这副神色，心里先是一片虚， 接着便

是一颤。她知道这个自己生养了二十四年的丫头，心底里极

有主见，一旦认了死理儿，一般人都是劝她不得的。况她这

一阵连珠炮般的问话，有心有意的撩 拨，居然就只能换她

这一张冷脸冷色，她心底一阵火起，便忽然想到了自己刚才

威胁男人的话，想到了那个孤儿廖五七。她的心忽然辣起来

了，而且这一辣竟就叫她 不遮不拦地便说出了一番绝话来：

“申明芳，我跟你说明白——你若真的想跳秦家的火坑，我

就干脆把你送给廖五七子，你瞧着办吧！”当娘的把话说得

干脆利落， 斩钉截铁。

做女儿的猛地侧过身来，抬起脸，忍住两眶已经溢得满满

的泪水，好一刻儿，才从嘴唇儿里迸出两个字：“我，不。”

当 妈的以为自己的杀手锏，自会叫女儿回头是岸，却未

想换来的却仍然是女儿的毅然不从。她脸上一阵红，又一阵

白。她怔怔地望着女儿，强忍着那一股使惯了的脾 气，忽

然软了下来，甚至是伤心地说：“你长这么大，从来妈都是

由着你们。做妈的，手背手心都是肉，你哥哥的婚事叫我操

够了心，你的大事又哪一天不在我肚子 里打几个滚。可那

姓秦的是个什么人家，你不知那醉鬼把那个穷家活的都折腾

成了死的，他那儿子当了技术员，也不过就拿三十三块五，

还要养他那两个妹妹，你是 油焖了心，还是缺了心肝少了

肺？”

她忽然又冒上了火气，大声说：“你就死了这颗心吧！那

醉鬼的儿子就是在做梦，老娘我也不准你圆他的梦！”

做女儿的再也忍耐不住了，她泪眼迷离地看着发了狠的亲

娘，又朦朦胧胧地瞥了一眼站在一边满脸惶愧的老子，一低

头，竟猛地扑到那张大床上，哇地刚哭出声，却又用枕头堵

住了自己的嘴巴，两肩便猛烈地抽动起来。

好一会儿，当做娘的偎了过来时，她却猛地推开了妈妈，

翻身起来，打开门就奔了出去，就象片飘忽的影儿似的，霎

时间便消失在门外。

“明芳！”申家的男人一阵心疼，不禁大叫了一声，便要

奔出去找回他心尖子上的肉。他的女人却一把将他拽了回

来，恨恨地说； “死不掉，让她去！死了，我偿她的命，

赔你的命！”说完，她气得脸上没有了一丝儿血色。

男人一屁股坐到了床沿上，怔怔地看着窗外那一座正衬着

一片紫雾的煤山。

申 家女人总算明白了自己的女儿，明白了这个该死的丫

头对那个醉鬼儿子的感情，明白了她此刻倘若再不快刀斩乱

麻，把这个不听话的女儿的终身大事定下来，那后果 将会

不堪设想！就是五七子了！她甚至在陡然间竟觉得孤儿的那

脸庞怎么也要比醉鬼儿子好看十倍。况自己救过他的小命，

又送了他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儿，他敢不听 自己的，敢不学

好么！

她忽然又想到了五七子更多的好处，想到了他可怜，没有

人对他问寒问暖——啊，要是他真成了自己的女婿，自己准

能好好地调摆他，照应他，逼着他往正路上走。他难道就不

能比醉鬼的儿子强十倍？他也会把挣回的奖状挂得一墙的！

她忽然又从一墙的奖状上想到了孤儿的那几间房子，想到

了孤儿的那一笔“死钱”……

她猛地一愣神——我是看中了他的房子、他的钱财吗？我

当了二十年的街道干部，眼皮子还没有这么浅！只是女儿既

然给了他，那就是一家子了！我帮他，他帮我，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她横里竖里地想到这儿，忽然竟又发现了孤儿的一大长处

——这孩子知好歹，讲义气，手脚也大方。他不会看着他申

妈为难不伸手，当年我求情把他从“专政队”里领出来，他

竟拎了半斤银耳来看我，我是图他的银钱吗？我高兴他还能

有这份知恩图报的心肠。

她又想，就算他好赌，那也是前几年“四人帮”搞乱的，

如今还怕不能把他调教好？她扪心自问，觉得自己这么做，

这么想，不但对得起女儿，对孤儿更是救了他－命！

就这么办了！申家的当家女人忽然铁了心，一不做，二不

休，她为斩断明芳对醉鬼儿子的情思，为女儿不致落进秦家

那个火坑，也为她的儿子，更为无依无靠的孤儿廖五七，甚

至对男人连看也没有再看一眼，拔腿就走出了房门——她这

就要找孤儿去，她要告诉孤儿，他已经福从天降！

七

输得精光的孤儿，此刻正躲在家里守着自家冰凉的锅灶发

痴发傻，一脸的死气沉沉，昏黑的屋子里，只有他那一双乌

黑溜溜的大眼睛在闪着两点迷惘的光。

这是平列着两间各十五平方米左右的房间，两扇房门外面

便是那个既可以做小堂间又可以做锅灶间的地方。这在楼里

算是大套，是孤儿已经去世的爹娘，用被拆毁的五间黑瓦平

房换取来的。

“小五七子，开门，是你申妈！”

孤 儿懵了——他恍恍惚惚觉得这唤声不同寻常，申妈的

眼色，声调，行腔走板，他廖五七是摸得准的。他忽然想到

了昨夜里，申妈半夜三更敲他的门并拿派出所唬他的 情景

——她又知道我输了个精光，是来找麻烦还是送饭给我吃

的？孤儿咽了口唾沫，正欲起身，那门又响了起来，而那热

辣辣的唤声则更加急切了。

孤儿廖五七不敢怠慢，精神萎顿地去开了门，并且立即避

开了邻居妈妈那一双火辣辣的眼神儿。

“你这是怎么了，黑灯瞎火的，连晚饭也不烧，肚皮是饱

的还是瘪的？”

申妈连珠炮般的一串问话，直把孤儿打了个晕头转向。申

妈说着，还顺手拉亮了电灯，小堂间立时亮堂起来。

孤儿略镇静了一下，这才看了申妈一眼，装作无所谓地

问道：“申妈，有事？”

电灯光下，申妈看着孤儿，竟觉得从来没有过的入眼入

心，仿佛只在这一霎间，她已经从孤儿有点畏惧的脸相与眼

神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感到了孤儿的可爱——她的决断

没错，也不会错。她什么时候错过呢？

“小五七子，”她着意在孤儿的大号前加了一个“小”

字，又把门掩上了，这才说，“申妈有句话要问你——”

她把话尾巴忽然截了下来，却又拖长了腔调，还将一双

眼光有意地在孤儿的脸上扫来荡去。

孤儿一楞，心里禁不住有些发慌。他立刻想起了昨夜的

事，是不是派出所……

可他的念头还没有转完，申妈却韵昧无穷地问道： “昨

天傍黑的时候，你说过你讨不到女人是不是？”

没想到申妈会问出这话来，孤儿不觉一惊： “我，是说

着玩儿的。”他被这第一棍有些打懵了。

“申妈给你找个人，可好？”申妈又问。

“那我就给申妈磕三个响头！”孤儿缓过神来了，立即

油腔滑调起来。

“我把明芳给你──”

这几个字，就像是从申家女人丹田深处迸出来似的，字

字落地有声。

孤儿廖五七楞了，怔了，他盯着申妈，结巴半天说不出

一个字来。好一刻儿，才红着脸说：“申妈，别拿没娘的人

开心……”

申妈听清了，也感觉到了，心里竟不由得一阵心酸：“五

七子，长辈嘴里无戏言，我思默了一天了，我是来跟你说真

事的。”

孤儿疑是作梦，那一对浓眉大眼，竟把申妈的脸都要盯

穿了，这才有气无力地说：“我不配明芳……”

申妈忽然间竟觉得这个脾气倔强的孤儿，倒比平时可爱

了十分，因此说； “什么配上配不上的，只要你学好！”

廖五七抬起脸来，犹似不相信地又问了一句： “申妈，

你讲真的——”

“自然是真的！”她猛地握住了孤儿的一只手，说：“申

妈早看着你可怜，没人疼也没人管，虽早存了心，可你偏不

学好，昨儿你说的那句讨不到老婆的话，叫我听了，心里觉

着怪不是滋味的……”

她明显地感到了孤儿的胳膊在发烫，顿了一下，这才又

说﹕“我早瞧出了你对明芳的心思，可又恨你不长进。昨儿

我想通了，要是帮你成了家，你也就再不是只无人放的野鸭

子了，就是学好，也要容易些。你能答应你申妈，从此学好，

学乖，再不交那些不三不四的朋友吗？”

申妈的话说得温温热热，孤儿的脑袋却慢慢儿低了下去。

他的心里犹似着了火一般，而在这火焰儿上面闪闪烁烁的，

竟是申明芳那一张娇嫩娇嫩的鹅蛋脸儿……

“我，学好……”

孤儿忽然从牙缝里挤出了这三个字，这三个字叫他说得

就象火车轮儿压着了铁轨儿一般，轧轧地响。

申 妈听见了，心里一阵松，她猛地又握紧了孤儿的胳膊，

说﹕“这就好！我们两家并成一家，明祥也可以在家里结婚

成家了，你也有了人照管，不过，得让明祥办了婚 事，再

办你们的，我一双手同时托不起两桩大事。至于明芳她并不

讨厌你，你就放宽心！不过，明祥办喜事，你跟明芳可得送

份厚礼！”精明的孤儿，在霎那间明白 了申妈的底蕴。申

妈正待松开手来，他却反而紧抓了邻居妈妈：

“申妈，一言为定！我廖五七敢为朋友两肋插刀，但就

要一件事，说话要算数！”

申妈的心忽然颤抖了一下，却立即板下脸来： “可有一

条，今后不许你再赌，狐朋狗友的少来往！”她俨然用的丈

母娘的口气。

“听你的就是！明祥结婚，我送三百块！你和申伯就算

我的再生父母，明祥就算是我的亲哥，我豁出命来也干了！”

孤儿眼看着这儿有坑，可他一想到明芳正在那坑里等着

他，便下死心把自己跌了进去。

“你爽快，申妈不会亏待你！”

她忽然有些感动了，眼里竟闪过了泪影儿：“好儿子，

你晚饭还没吃吧，我马上就让小明华给你送过来。从今日起，

只要你学好，走正道，别再跟那些人模狗样的东西们在一起，

你跟明芳的事，就放在我心上了，你就——放心！”

她心里忽然象一块石头落到了地上，正要转身走出孤儿

的房门，却未想孤儿竟猛地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那一双眼

睛更是炯炯地盯紧了他未来丈母娘的脸子，并且说出了一句

足以叫他未来的丈母娘大人惊倒玉柱的话来——

“申妈，我都依了你，”他开始还有些结巴，可一瞧申

妈一楞怔，这才一口气把话进到底，“我要跟明祥一起办事，

要不，我就——”

被 握在他手中的申家女人的胳膊猛地颤抖了一下，久经

沙场的前街道主任绝没有想到，二十五岁的孤儿，在最后的

关口上，会向自己甩过来一记甩手扣儿，一下子便套 紧了

自己的脖颈儿。她的脸在孤儿贼亮贼亮的目光里忽地一阵

红，接着又一阵白。可是，毕竟是跟什么人物都打过交道的

前街道主任，终于在一瞬间便把脸拉长了， 她轻轻地掰开

了孤儿的那只手，翻脸不认人地就迸出了这样一席话：

“你 是信不过你申妈？以为申妈要讹你，想占你的房

产，夺你几个臭钱？就凭你这房里的几根烂木头棍儿，便能

结婚了？明祥的家具准备了两年，你呢？噢，你倒精明， 刚

给你一个饼儿，你就想拿它来套别人的脖颈儿？你也不想想

自己是个什么货色，刚给你三分颜色，你就想开染坊；才给

你鼻子，你就上脸！这事儿，你愿，就得照 我的办；不愿，

申家的姑娘还怕别人踏不破门坎儿！再说明芳自己倒底愿不

愿，我还做不了她的主呢！你就自己思默去吧！……”

说着她拉开房门，拔腿就要走。可是，早被她这几棍打

闷怔过去的孤儿，却猛地又抓住了她的衣襟： “申妈，我，

我不是，我，依你，还不……行？”

孤儿语无伦次——但是他求饶了，他在他未来的丈母娘大人

面前第一次就跌跤子了！

申妈早就拉开了房门，回头又抢白了他一句： “这事儿，

依不依就随你了！”

她走了，扬长而去了。

孤儿返身重重地靠在门上，胸膛儿里的那一股子气，差些

儿没把他给憋死……

八

申明芳跑了，飞也似地转下了楼梯。在一楼，她—脚踩

进了污水里，也未觉得。

她只是一个劲地跑着．深一脚浅一脚地，顺着抄秀城宾

馆的小路．跌跌跄跄地跑到了铁山下面的那一片松树林儿里

面，猛地扑身在一棵碗粗的树干身上，眼泪立刻浸湿了一片

树皮。

她伤心地哭着，全不顾树林深处那些个影影绰绰的恋人

们。

今天早上，当她怀着姑娘的羞怯，迟疑在家具厂大门口

不甘心离去时，秦飞笼恰巧在厂门的铁栅栏里面发现了她。

“明——”秦飞笼只叫出了一个字，却红了脸，又迟疑

了一刻，这才从传达室的小门里溜出来，走到了申明芳的跟

前——“明……”他仍旧叫不全他邻居姑娘的名字，一 阵

心慌，忙自个儿朝前走了几步，明芳便也推着车子跟上了他。

姑娘的心里扑腾开了，她不敢看走在自己身边的秦飞笼．惊

异自己竟如此大胆地找上门来。她就象整 个儿踩在云端上，

既软软的，又晕乎乎的。她羞于开口的正是她迫切想知道的。

然而，年轻姑娘的自尊和矜持，过于沈静稳重的素质，象一

把锁，锁住了她的那张嘴 巴。

“你——”她说，然而，就这一个字。

“我——”秦飞笼也与她—样。

“秦飞笼！”突然一个泼辣的女声在喊他，“我到处找

你，你却到这儿逛马路来了，真自在！”说话的是一个打扮

入时的姑娘、秀城家具厂统计员小陶。

秦飞笼略皱眉，脸巳红成了关公，申明芳自然更是满腮

红云。女统计员早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嘴角掠过了一丝轻蔑

的微笑，单刀直入地向秦飞笼问道： “她是谁？”

秦飞笼满脸尴尬：“我的邻居……”

申明芳再也忍受不了这种难堪的场面，她忽然看了秦飞

笼一眼，便急速地上了自行车，猛蹬了几脚，车铃无端地被

她拨得震天价响，那两只车轱辘儿在尘土覆盖的大街上，留

下了一行歪歪斜斜的轮印……

天， 全然黑了，月亮躲闪在小树林的枝枝叶叶中间。

天，是那么地高远昏蒙，山，又是那样地晦暗幽淡，风，更

是催响了小树林枝叶的吟唱，并把那蕴蓄着几分凄凉的歌

声，透进了通体发凉的申明芳心中。申明芳紧紧抱着那棵树

干，就象抱着一棵由秦飞笼变成的铁树，直凉透了她那颗多

情的心——秦飞笼，你真的就是一株冰澈人心 的铁树吗？

二十四岁的五金厂女绘图员，毫不怀疑“眼见为实，耳

听是虚”的俗话，原来是那个长波浪喇叭裤的现代女性把自

己的一线希望、终身的幸福掐断的呀！

申明芳浑身哆嗦了一下，这才慢慢儿转过身来，睁着一

双朦胧的泪眼，看着山影那黑黝黝的轮廓。

“难道这就是我的命吗？”这个五金厂的女绘图员，

“四

化”标兵，也象她的妈妈那样，突然向命运提出了质问。

然而，她毕竟还是把心拉回到了现实中间——她从叶银

娣经常挨瓦匠的打之中，看到了此刻正站在自己命运前面的

那一个孤儿；更从瓦匠女人——一个初中毕业生曾经向自己

妈妈哭诉过的话里，看到了一个女人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一

生；同样，她更从当年尚有几分女学生羞涩的叶银娣身上，

看到了如今动辄也能丑话脏话满嘴儿乱喷的瓦匠媳妇……。

“不，我不能再走她的路。不，我，绝不……”

其实，还是在少年时代，申明芳就在秦飞笼心里成了一片

飘忽的影子；可随着青春期的到来，申明芳竟又成了他的一

个梦。

他开始在这个梦中生活，期待，却又在这个梦中自怨自

艾； “我有这么一个老子，我——我绝不能跟她说出我的

心思，不能让她跳进我家这个火坑……”他觉得他的头象炸

裂般的疼痛！

有一天，小陶突然对他展开了爱情的攻击仗，他慌了，

愣了，一边用壕堑战躲着小陶，一边又用镐刨起了自己的心

——

“我爱她么？还是爱申明芳？当然，我爱的是明芳,可我从

来就不敢对她讲……”

他 每天从壕堑的这一头跳到那——头，可那个时髦姑

娘，却象跳远运动员一般，任他秦飞笼逃得多远，她都能追

上他。秦飞笼真的慌了，他已经感到同伴们对他投来的 神

秘的羡慕眼光，就差小陶要当众宣布：“秦飞笼是我的！”

他下了决心要找申明芳问一回，谈一次，可是，每次偶然相

遇，他又只能嗫嚅无声，没有勇气说出来。

他 绝没有想到申明芳会飞车来到家具厂的大门口。他

的心跳了，烫了，就差疯狂了，可是，这一切，又只化成了

一阵阵颤栗。使他躲避着姑娘的眼光，走在姑娘的身 边，

却不敢问出那一句已在他心里默诵过千百次的“台词”。好

事多磨，小陶又突然跳了出来，生生地把他与申明芳分开了！

他又羞又恨，又不好发作，而且他从申 明芳那骤然冷落的

神情里，发现她已经误解了……

他心急如焚，思前想后，想到申明芳一定是有了急事才

找他。他苦思苦想，忽然想到梁家夫妇，想到了他心中最尊

重的邻居，想到了他们一定会帮助他。二十六岁的年轻技术

员，心脏忽然剧烈跳动起来，便匆匆奔出了厂门。

他一个人顺着小路，神思昏蒙地向着山脚下的那一片小

树林子走去。当他走进小树林里，心魂猛地一惊——申明芳！

他竟然已经走到了她的跟前，申明芳也同时发现了他。

“明芳！我是来找你的！”秦飞笼突然一下来了勇气，

他不能再失掉这次机会了。 “我本来想先去找梁老师，没

想到却碰着你。”

申明芳的心，在短暂的几秒钟里，经过了一抖，一颤，

一哆嗦。此刻，秦飞笼的话，象一瓢温泉，滑溜溜地洒到了

她的心上——“他找我？找梁老师？……”她立刻堵住自己

的思路，把那最良好的揣想压回到了心海的底层——“啊，

他是想让梁老师告诉我，他已经和那……”

申明芳冷静下来了，她使劲儿拿出了一个二十四岁姑娘

的理性，抬起了她那一张冷漠的脸子，她的那一双大眼睛在

薄明的幽暗里，竟是那样深沈、笔直地盯了秦飞笼一眼，然

后转过身去，径自向树林深处走去。

秦飞笼心里忐忑不安地追随着她的身影，一同走向小树

林的深处。

九

瓦匠赵三六披了件单衣，从孤儿廖五七屋里走出来，又

砰砰地敲响了申家的门。他一进门看见申妈满脸不高兴，便

说；

“申妈，干、干嘛放着脸？我、我是来讨喜酒吃的呢，嘻

嘻……”

“你哪来那么多的蛆嚼！”申妈对他们反正是骂惯了的，

因此也就半真不假地骂了他一句。

谁知瓦匠不仅是个憨直的角色，此刻他还是个知情人，一

听这话不但不气，反而乐了：

“申妈，这、这六楼上的事，有、有谁能瞒得过我？我跟

五七子，本、本就是鞋拔子鞋刷子呢！”

“他跟你说什么了？”申妈立刻警惕起来。

瓦匠乐呵呵地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厚笃笃的票子——“申

妈，这、这不就给你送定、定礼来了！”

申妈的脸一红，接着把脸一拉：“谁下的定礼？定谁的礼？

倒要你这属猴的来献殷勤儿？”

瓦匠愣了：“五、五七子，叫我来、来的……”

申妈冷冷一笑：“他怎么说？”

瓦匠没想到高高兴兴来讨喜庆，献殷勤，竟闹了这么个没

趣：“他、他说是你叫、叫他下的定礼，要、要不， 明芳……

“放他娘的一嘴屁！他把我申妈看成什么人了！申妈是为

这一把钱票儿才可怜他的吗？明芳就值这几百块钱？你申

妈是闻到钱腥味儿就想偷嘴的猫儿是不是？”

瓦匠彻底懵了——刚才，当孤儿廖五七把这三百块钱交到

他手里的时候，只说申妈答应把明芳给他，但要给明祥结婚

送三百块钱的礼，可是……

结巴子瓦匠再也结巴不出话来了。他愣愣地望着申妈，那

三十张“工农兵”在他手里，甩不出去，又缩不回来——“这，

这这……”

正当他进退两难的时候，冷不防申妈又投过来一句话：“我

问你，五—子的钱是从哪儿来的，是不是他的存款？”申妈

的腔凋，活脱脱是个派出所的外勤。

瓦匠一下子回过了神：“他有存款？连这三百都、都是借

的，差，差人家千把块了！”

他忽然觉得自己说漏了嘴，可是，已经迟了，手里的烟屁

股就要烧着指头也没觉得。

申妈傻了，心里一阵猛慌，连他男人也腾地站起了身子，

那神态绝不亚于贾宝玉发现林妹妹忽然变成了宝姐姐！

“你这话当真？”申妈两只眼睛更是对瓦匠咄咄逼人地看

着。

“是、是刚刚从、从他那些牌、牌友手里借、借的。”

瓦匠如实招认了。

“那他拿什么还？”申妈就象在逼着孤儿，寸步不让。

“他、他想开赌。”瓦匠已完全乱了方寸。

“他还要赌！”申妈的牙齿咬得格格响。

老申站起来了，摇摇头，又看着瓦匠手中的票子，向着自

己女人说道：

“依一向精明，这种事我看侬还是歇手的好！ ”

“没你插嘴的份！”申妈铁青着脸，毫不容情地便顶撞了

他一句。

老申不吱声了，心里却忽然冒出了一句“我本是无依无靠

的……”唱词，可他忽然觉得这句唱词儿太不伦不类，并且

一点味儿也没有。

申妈愣了一刻，忽然把绷紧的脸松了下来，说： “三六子，

不瞒你说，申妈原是看着五七子可怜，想拉扯他一把，这才

存了把明芳给他的心思，就当我收了个儿子，没奈何他竟曲

解了我的好意，事情八字儿还没有 一撤，他便使出了这些

花招，借三百块钱送来。照他这么做，我姓申的倒是要贪他

的钱，图他的财了？你回头告诉他去，就说他的情我领了，

心我也知了，也难为他 知事懂礼的，可是明芳到底愿不愿，

连我都还没个谱儿。这钱，我是万万不能收的！日子还长得

很呢，将来要是明芳能跟他处得来，他也再不交那些狐朋狗

友，也有 个人模人样的，莫说他送我三百块，就是叫我姓

申的倒贴他三百块，你申妈也是心甘情愿的！”

她顿了一下，叹了口气，这才又对着傻愣的瓦匠说：

“好儿子，你就把我的话告诉他，就说这事反正申妈心里有

了他，这还不放心吗？"

瓦匠站起了身，捏着那把票子，说：“那我，就、 就送、

给他去？”

申妈送走了瓦匠赵三六，忽然一屁股坐到了床沿上，眼里

竟忽然汪出了一层薄薄的泪影儿来。她看着窗外的黑天与明

灯，竟也有些痴痴的了，连那脸相也显得苍黄苍黄的，灯光

下，更显得没有了一丝儿血色……

目睹刚才这一幕的申家男人，这一刻心里禁不住有些快活。

他想到自己这老娘们心眼儿竟忽然变明白起来，再不把自己

的心肝尖儿往那火坑里推，起码不那么咬死劲 儿了。他那

贾宝玉哭灵的高腔便立刻要走起板儿来，可就在这一刻儿，

他竟又发现了自己女人的那一副神色，便突然把那一段流水

高腔，使劲儿顶回丹田深处，显出 多情公子痴痴骏骏的劲

头，拽了拽他女人的衣袖，说：

“侬——这是，怎么的了……”

心里正纷乱如麻的妻子，看也没看他一眼，一副苦相，从

鼻子两边拖拉下来的两条深痕在抽搐，那薄薄的平时足可以

抵挡得住任何纵横家们的嘴巴，也抿得死紧，甚至连一丝儿

血色也没了……

老申懵了，慌了——难道她得了癫痫，难道她要疯，难

道……他猛地狠拽了一下他女人的衣袖——“你一—”

谁知他女人把脸横过来，身子一跳，右手一抬，指尖儿直

抵他的酒糟鼻子说：

“你给我听着，申明芳非要嫁给那个秦飞笼，老娘就跟你

们俩拼了！”

刚刚还为女人态度转变欣喜不尽、暗地为女儿庆幸的申家

男人，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女人竟忽然对自己发出这种风马

牛不相及的狠话！她那要决一死战、拼个你死我活的劲头，

就差没把他吓个魂飞魄散！

可巧，也正是在这一刻儿，外屋的门轻轻呀的一声开了。

从声音，从脚步，申家的男人知道这是大女儿回来了。

他忽然心里一紧，唯恐女人再来一次“河东狮子吼”，吓

坏了他心尖子上的肉，因此，虽然惊魂不定，却又忙忙地小

心翼翼地对女人使了个脸色，这才低声说——“明，明芳回

来了，你就，少讲两句……”

谁知他的话无异是在火上浇油，申家女人那满腹的委屈劲

儿全都翻了上来——

“她回来了又怎么的？你是叫我怕她是么？做梦！她要是

再敢这么晚回家，再敢跟姓秦的勾勾搭搭，老娘的这一条命

横竖就是不要了！”

她大声地咬牙切齿地说着，存心要叫外屋的大女儿听明白。

然而，外屋一片沈寂，就象她的女儿只等在那里听候她的发

落。

申家女人在咆哮了一阵儿之后，却忽然从眼角进出两颗豆

大的泪珠儿……

十

六楼从未有过如此安谧的夜晚。这一天的晚饭时分，居

然连谁都没有端着碗跨过谁家的门坎儿，即连那个常常闹得

一楼人鸡犬不宁的秦家醉鬼，也安安静静地呆在家里，坐在

她女人的对面，帮着织尼龙丝渔网，却连正眼也不敢看他女

人一眼。

这是六楼不多见的安详时刻，然而，住在六楼楼道口的

那户“特殊人家”，今儿晚上却空气凝重。他们在草草地吃

完简单的晚餐之后，当医生的女人既没有躲进里屋，铺开她

的大厚本儿，当教师的男人，也没有在外面那间连白天也要

点灯的半间屋子里，打开那高高的一迭学生作业……

女人在里屋像是在和谁低低絮语，男人却在外屋踱着零

乱的方步，有时干脆呼出一口长气，或摇一摇头。他没有想

到，天黑之后，是一阵突如其来的、紧促而又轻轻的敲门声，

冲破了他们往日生活的程序，而当男人打开房门来时，夫妻

俩面对着满脸凄惶的申家姑娘，面面相觑……

夫妻俩情知姑娘有事，便忙拉她进来，并且立刻掩好房

门，将她接进里屋，按坐在床沿儿上。女医生还立即为这位

邻家的姑娘沏上了一杯茶。

姑娘满面凄惶的脸上忽然溢出泪珠儿，两只手一个劲儿

地在床边抠着那并不洁净的床单。

两个知识分子不知如何是好，夫妻俩你看我，我看你，

四只眼睛里满是狐疑与惶惑。

“明芳，有了难处你就说，梁老师跟你姚姨都不是外人，

平日，我们都夸你是好姑娘。”

当教师的男人比女人能说会道，也更容易激动一些。可

是，他的话，除掉叫申家的大姑娘多迸出几颗泪珠儿以外，

却没有任何其它效果。

他忽然感到了自己的无能，束手无策。他退让开来，示

意女医生先去摸摸底，他才能有的放矢。女医生点了点头，

便也对他使了个眼色，他立刻心领神会地走出了里间。

当姚医生终于从里间走出来，把她了解的情况告诉了他，

他不禁大惊失色。

“这， 这还象话吗？”他不知是在责怨谁。他想到了

申家女人的厉害，想到了孤儿那天不怕地不怕的狠劲儿，想

到他们夫妻倘若因管了闲事可能带来的麻烦，连脊梁骨都凉

了半截儿。可是，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申明芳被她母亲往火

坑里推？正在犹疑，他的门忽然又被人胆怯地敲响了。他猛

地趋前一步，却又迟疑了一刻，这才打开门来 ——竟是秦

飞笼！秦飞笼憋红了脸儿，站在门外：

“梁老师，姚医生！”年轻的技术员叫得声轻音颤，就

象做了什么丢人的事情一样。

梁老师却眼睛一亮，心也猛地跳了几下。他一边忙把秦

飞笼往屋里拉，一边忽然从心里闪过了一个念头——他俩是

约好的吗？

他立刻对妻子使了个眼色，正要说一句“飞笼，明芳正

在里面”时，不想门外忽然传来了一阵脚步声。这脚步声是

这样地熟悉，又是这样使他心惊胆战——他顿时连推带搡地

便把秦飞笼连带妻子姚琪一起推进了里屋，掩上房门，这才

转回脸来，张惶失措地拉开门，叫了一声：“申——妈！”

女医生也掩紧里屋的房门走出来：“是申妈，快坐。”

她连脸都已经红了。

精明的申家女人，一见这对夫妻面露慌张，忙道： “你

们有事，那我——”她摆出一副要转身出去的姿势。

“哪，哪里，我，正要去找你呢！”男教师强作镇静地

把送上门来的“工作对象”让到方桌边上，又对妻子慌乱地

瞥了一眼，妻子忙去给申妈沏了一杯茶。

“申妈，”梁老师挪动着那迭练习本，像是手不知放哪

儿才好。

“梁老师，你有事跟我说？”

“噢，是这样，说起来，哪一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别

人本不该插言的——”

男 教师刚开了头，却又顿住了，因为他看见申妈的眼

晴睁大了，不知该不该说下去。正在犹豫，猛瞥见了自己女

人鼓励的目光，便一鼓劲儿，往下说道：“我是说，你 家

明芳的婚事，是不是再作点儿考虑。这种事，做父母的可别

太难为了女儿。我们认为小秦这孩子……”他觉得自己说得

象一个法院的调解官，便将后面的那句关键 话咽回了肚里。

申家女人一惊，立即从心里生出了一些不快：

“梁老师，姚医生，承蒙你们对明芳关心，我申妈心里

领情了！你们既然提到了我家那死丫头，只好拜托你们，告

诉明芳早收了那颗心！只要我两条腿没伸，我就依不了她！”

她一见女医生满脸绯红，男教师也脸色发白，忽然缓下

声调，连脸色也温和了许多：

“梁老师，姚医生，我今儿晚上来，既不是为我那丫头，

也不是为的我自己，我是受人之托，想向你们打听一件事，

愿意就给帮个忙，不愿也就算了……”她忽然煞住话，静观

着对方的反应。

梁家夫妇一时没弄明白她的真意，说不出话来，只眼巴

巴地看着她，等着她的下文。

申妈的嘴角牵拽了一下，这才又软和地说： “也不是

别人，就是瓦匠三六子的妈妈，卖惯了血的，如今时间长了，

不卖就憋得慌，可医院有规定，过年龄的，便不给输了。她

想请姚医生帮个忙，看看能不能通融一下，她最近日子艰难，

老头子瘫在床上，你们就帮忙做做好事，不知——”

梁家夫妻俩面面相觑，女医生好一阵才说： “申妈，

这事医院里管得很严，实在不好办，你就跟赵妈讲，过了一

个月都不行的，何况她年岁大了，申妈，这……”女医生好

象自己做了什么对不起人的事，反过来竟向申妈求起情来。

申家的女当家人脸色忽然变了，可是，只怏怏了一刻儿，

便掠起眼皮儿说：“那我把这话告诉她就是了。既然是规矩

严，那也怪不得你一一我不过是传个话儿，你们可别放在心

上！”她说着，便站起身来走出门去了。

平 常极有主见的申妈这几天心散了，魂飞了，她把这

几天发生的事在心里重演了无数遍。娶媳妇，嫁闺女，还救

了没娘没爹的小光棍一命！——一石三鸟，自己错在哪 里？

叫人生气的是，孤儿赌棍要“一手拿钱，一手交货”——原

来他是想趁火打劫，把我的女儿当抵押！明芳要是真的嫁给

了他，日后要吃他的亏！待到生米煮成了 熟饭，就是明芳

跟他离了婚，恨死了我这个当娘的不说，却已经成了一个“二

婚头”！

申妈心里一哆嗦。

还有那三百块钱！原来孤儿的老底儿早输光了，如今已

穷得碗底朝天，连三百块钱都是从赌友那里挪借的！

申家的女人心里一抖一颤又一怔——她的眼前不明明

是个赚人坑，是一片碎渣烂草糊弄着的陷阱么！

这 天晚上，申妈睡不着了，失眠了。她看着黝黑黝黑

的墙壁，心里面就象猫抓着一般……夜越来越深，她的眼便

越睁越大，屋子里越来越黑，在她神魂不一、翻来转去 时，

斗子墙那边忽然又传来一声麻将猛拍在桌子上的清脆声音。

在这夜阑人静的时刻，这声音象狠狠地砸在她的心上。她猛

地一惊，翻身坐了起来，双手痉挛地死抓 住被头儿——

“我 ……我不是在卖女儿吗！……我自己也被卖过啊！”

大儿子的婚事，酒宴，房子，罗马表，象万花筒里的碎玻璃

片儿，在她的眼里翻转着，轻响着，越变越奇。她忽然看见

瓦匠妈妈的脸。一张血糊糊的脸……

申妈吓得大叫了一声，猛地抓住了她男人的肩膀，直在心

里喊：“我绝不卖女儿！”

十一

傍晚的六楼又热闹起来了。走廊上，面对屋后的青山，

一字儿排开了几张小饭桌。醉鬼秦师傅就着咸萝卜条儿在喝

酒，他女人虽不时地用手把持住了瓶颈儿，却每一次都被她

那醉鬼男人掰了开来，嘴里还夹着不干不净的话。

瓦匠赵三六也与女人小叶对坐在小饭桌前，可是，没有

一会儿，他便端着碗站起身，越过照例关门在里屋吃饭的梁

老师家，一边说着； “申妈，你家今日炖的老母鸡汤，把、

把老子的口水都、都馋出来了……”

也不知为什么，这几句话，他今儿说得竟是恁般心虚，

还胆怯地瞥了申妈一眼，直到从申妈脸上看不出一丝儿恼他

的影儿，这才靠到了申家的墙壁前，半推半就地接过了半截

鸡肠子一…“这鸡真肥，你看汤上的那层油……”

申家今日算是大团圆。幸亏走廊宽敞，一家人围着小桌

成了一圈。

大儿子明祥正用筷子找胗肝——“妈，胗肝呢？小张喜

欢吃！”

他 油抹抹的嘴巴毫无顾忌地袒护着他那未来的女人，

未来的小媳妇张莹莹更是来者不拒。没过门就是客，此时不

吃，待过了门还能这样吃么，虽然她刚刚已吃了一只鸡 腿。

鸡胗早巳咽进小明华肚里了，还是下午，妈妈就让小女儿舀

了吃了——“明华，还不快吃，到时候就轮不到你了！”可

那肝儿，小刚眼尖，一筷子便夹进了嘴 里。

大儿子左抄右挑，只好将一只飞腿(翅膀)又拣到了小张

碗里。饭桌上，只有三个人没热闹，这便是申家的男人，大

女儿申明芳和脸色黄白黄白的申妈。

明芳只顾低头吃饭，不一刻儿，便扔下筷子进了屋。老

申像是失了往日的兴趣，也只顾埋头吃饭，却绝不抬头看菜。

他的脸面，眼睛，显然对大儿子及其未来的女人颇有一番不

满的神色。可是，他向来在家中没有地位，这一刻也就没有

人来理睬他。

只有申家的当家女人，自己却端着一碗鸡汤，一口一口

地抿着，像是心里有说不出的舒坦，又像是喝得极为艰难，

密细细的汗珠儿，爬满了她的额角，以致瓦匠三六子跟她搭

讪，说玩笑话，她也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应对着，不似平日里

那样精神十足。

“明华，”当她碗里的鸡汤还剩下半盏儿时，她叫了一

声小女儿，“你舀碗鸡汤给你五七子哥哥送去，他孤单一人，

哪有闲心杀鸡煨鸡汤喝。”

甲家妈妈说得就象她和孤儿之间从来就没那回事儿一

样，这倒叫瓦匠心里暗暗吃了一惊。他不觉向申妈看去，却

又从她脸上琢磨不出一丝儿别的影子来，赵三六懵了。

小明华应声舀起鸡汤，没想到竟将另一只肥笃笃的鸡腿

也舀了上来。小明华正在犹豫，申明祥的眼睛早盯了过去，

小刚的脸上立刻对他的哥哥现出了一副不屑的神色。

舀 上鸡腿的小明华不知如何是好，申妈却对瓦匠瞥了

一眼说：“就把这腿儿送去！”可是，老申却一把用筷子按

住了这只鸡腿。一时间，申家一门的人物全都面面相 觑。

向来乐呵呵的老申，竟阴沉着脸，把那一只鸡腿拣起，按到

了申家女当家人的汤碗里——“这是你的了！啥人也不能吃

的。” 大儿子明祥与他那未来的媳妇儿，顿时涨红了脸，

一副茫然的脸相里夹着诧异的神色；商亭主任与小明华也愣

了，连申家的当家女人，蜡黄的脸上也掠过了一丝尴尬的颜

色。

“我的活老子，你这是……”

她显然是不满了，尤其是当着未来的儿媳妇张莹莹的

面。她甚至从来没有过地慌张起来，竟要把汤碗里的鸡腿往

外拣，眼睛还瞟了张莹莹一眼。

她 这一眼，不仅使商亭主任的眼珠都快瞪了出来，小

明华也立刻嘟起了嘴巴，而那从来老实巴焦的申家男人，在

这关键时刻站起身来，硬将筷子压在他女人的碗里，嘴 巴

里冒出了一句惊天动地的话——“这鸡腿是侬的，啥人敢

吃！”他第一次铁青了脸，酒糟鼻子在翕动，嘴巴抿得发乌，

眼睛向一桌的儿女环顾了一周，既生冷，又 忿忿……

瓦 匠愣了，那小半截儿鸡肠子，竟搭在他的下唇上，

进不去也出不来，明祥与他未来的媳妇儿，脸上顿时一片红，

商亭主任幸灾乐祸地看了他哥“嫂”一眼，还故意说 了声：

“妈，你还不吃！”小明华则睁着两只黑溜溜的眼睛，愣了

一刻，才转身推开了孤儿的门，她娘忙拣起另一只翅膀，撂

进了那盛得满满的汤碗里……

申家的男人逼着眼睛溢出泪水的女人吃完了那只鸡腿，

才啪地一声放下筷子，转身进了屋。

大女儿明芳越过打开的窗户，把刚才走廊上吃鸡的一幕

看得极为清楚。她猛地抬脸向他的老子看去，当她看见老子

的红眼圈儿与那星星点点的泪影时，她的脸颊竟狠狠地抽搐

了一下。申家的大女儿懵了，她心里猛地觉得这个家里有了

事，可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在申明芳的记忆里，这是绝无仅有的事。多少年来，凡

是吃点荤腥，被难坏的总是她妈——又要塞住孩子们贪馋的

嘴，又伯男人一点也沾不着。可是，今儿的那只鸡腿，今儿

当家老子的怕人脸色，还有她亲妈忍住眼泪吃鸡腿的模

样……

申家的大女儿忽然觉得胸口一阵发堵，她不明白，却

又象恍恍惚惚地想起了什么。她猛地一阵心慌，竟抬起脸来，

盯紧了昏黄的光线里她老子的那一张象被扭歪了的 脸，老

子的眼睛正盯着她看。她站起来，正要向她老子走过去，她

的老子却忽然张开手心，向她亮出一张单据。这单据，原来

是输血的营养补助费。女儿走上去盯了 一眼，一切都明白

了。她只觉得头一阵晕眩，死死地一咬牙根，才稳住了身子。

她蒙住脸，奔进了里间，扑倒在父母的大床上，把整个

脸都埋进了被子里，两肩急剧地耸动着，却没有发出一点儿

哭声。她那老子跟了进来，却远远地离她站着，动弹不得……

申家的大女儿申明芳很快又坐了起来，抹干了满脸的泪

水，任谁也不睬地走出了家门，擦身走过了炉灶，猛地推开

了梁老师的家门。

申明芳再也忍不住那汹涌的泪水了，她一头扎进了姚医

生的怀里——

“姚姨，你别再让我妈去输血了，我求求你……”

姚医生浑身一颤，用力推开姑娘的身子：“没有，没有

的事，你妈妈没有再找我，昨晚上，她是说……”

她的不连贯的话里满藏着深受委屈的痛楚。

哭得泪流如麻的申明芳，好不容易才站稳了身子，盯住

了她的姚姨——啊，她不能不相信，不能，她的姚姨是不会

向她撒谎的……

十二

下午四点锺，女医生姚琪提前下班离开了医院。

她开始走得很快，后来却渐渐地慢了下来；待她已经走进

银行的大门时，她的步子便越来越慢了；最后才犹犹疑疑地

走上银行门前高高的水泥台阶。当她终于推开玻 璃门向银

行那一圈高高的柜台前走去时，她的手却忽然捏紧了那只黑

色的小皮包。好一刻儿，直到一个在柜台里面站起来伸懒腰

的行员奇怪地看着她，她才略一红 脸，快步走到挂着“兑

换金银”小玻璃牌儿的柜台前面，犹犹疑疑地拿出了一只极

精致的镀了银边的紫红丝绒小盒儿。

小盒被打开了，柜台里面的一位老头从小盒里面拎出了一

条金项链——老头儿对她看了一眼，连问也没问一声，便把

金项链放在天平上。

女医生的脸骤然变得惨白，两眼直瞪着那副项链，呼吸急

促起来，象乞求似地说： “我……我不卖了！可以吗？”

她差点儿要溢出眼泪来了。

老头儿先是一愣，终于将项链又装进盒里，无声地放回到

柜台上。

女医生象害了一场大病，面无人色地回到了高高的六层楼

上。从厨房里探出身来的男教师，一眼就瞥见了仍被攥在妻

子手里的小盒儿，他不觉一惊，忙放下菜盘子， 接过妻子

手中的小盒儿，打开一看，发现金项链安然无恙地躺在里面，

心中不禁有些诧异，当他抬头发现了妻子愣呆的神色，心里

就明白了。

这副项链是姚琪从印度尼西亚归国时，她的亡母生前从自

己的脖子上摘下来，送给女儿作为将来结婚礼物的。他们珍

藏着它，宛若珍藏着一串不能忘却的记忆。他们已经不能从

那闪闪的光泽中，发现它与金钱的关系了。

可是昨天晚上，申家姑娘流着泪，祈求女医生不要帮她妈

妈输血，姑娘的错怪和梁家夫妇对她的同情和怜爱，使女医

生颤抖着手，哆嗦着心，把它从箱底翻了出来。

妻子望了一眼丈夫，猛地将两只手捂住了自己的面孔，通

体都发出了一阵颤栗。当教师的丈夫，终于缓缓地走到妻子

的身边。他先是胆怯地触摸着妻子的肩头，终于 猛地抱住

了妻子的头，并把它挪到了自己的胸前。妻子的手，突然痉

挛地抓住他的胸襟，把脸贴到了他的胸上。

“琪！我没有怪你。”

妻子更加使劲地揪扯着他的胸襟，仰着脸说：

“绍云，我们就把它作为礼物送给明芳和小秦吧！这样我

心里要好受些……”

“好，好！这样更好！”丈夫低低地答道，把妻子搂得更

紧了。

自从吃鸡腿的事儿发生之后，申家的气氛就变了样。依然

被明祥拖来吃饭的张莹莹再不格格笑了；申明祥则莫名其妙

地沉着脸子，就象谁都欠了他的钱又欠了他的 情；商亭主

任虽然仍旧把自己的细高身材打扮得入时入眼，用他那喇叭

裤儿边走路边替人扫着大街，可是，竟也时不时地注意起他

妈妈的脸色来；小明华自然照旧背 着书包上她的学，做她

的功课，可是这两天也不再撇嘴鼓腮地撒娇了；至于她姐姐，

则更是沉默寡语，成天连眼稍儿也不再抬一抬。

这一家的兄弟姐妹，全像是感觉到了这个家里出了事，可

究竟出了什么事，那“吃鸡腿”的事究竟有什么来龙去脉，

只有大姑娘申明芳是知道的。

这种沈闷的气氛，究其根源，主要来自老申的那一张黑沉

沉的脸。他的贾宝玉哭灵的高腔不复再出现，连他的那一双

眼睛，都变得亮晶晶恶狠狠的，成天唉声叹气，即便是他的

当家女人给他使眼色，递口风，都全然不理。

快嘴瓦匠妈妈把申妈上医院输血的事告知了老申，老申中

午回家带回了一只鸡，并且关上里屋的门，逼着妻子拿出输

血营养补助单据。她生平第一次屈服在自己男人威严的目光

下，颤抖着手，把单据递到男人手里。

这天晚餐后，一家人闷在屋里，都不吭声，都学着老头子

的模样，沉着铁青的脸。特别是明芳，那样子就像是她妈跳

了江。突然，半掩的房门被推开了，门口站着梁老师和姚医

生。

两位“贵客”的来临，给这个不死不活的家庭带来了一点

生机，象刮进一股温暖的春风。

申家女人格外高兴地迎进客人，一边吆喝商亭主任去泡茶，

一边呼喊小女儿明华去拿纸烟。把梁家夫妇一边一个地按坐

在方桌两边的高背木椅儿上，马上换上一副笑脸说；

“梁老师，姚医生，什么风把你们刮来的！别看我们两家

就隔着这一层斗子墙，平日就象隔着一条河呢！”她的情绪

一下子高兴起来，她的热情在驱赶着屋里的冷淡气氛。

矮小的男教师不好意思地在推让烟茶。端庄的女医生一坐

下便拉住了申明芳的胳膊。申家的大姑娘看着这对六楼上平

常几乎不串门的两位“贵客”，琢磨他们是不是为自己来的。

申家的大儿子与未来的媳妇没有表现出极高的热情，他们

俩有些莫名其妙地望着这一对“贵客”，互相望着，猜度着

这客人的来意。

老申沈了两天的脸也略开了些儿，他竟吩咐刚忙乎泡茶的

商亭主任说：“小刚，侬帮我到店里厢去买些刚到的鲜荔枝

来。”

梁老师一把拉住了他：“小刚，别客气，我们又不是外人，

来得少，本来就不该了，再这么客气，下次还敢再来吗？”

“那也好，就依梁老师的。可梁老师说了话就得算数呀！”

申家的女人一来怕过分客气反会撵走了这对从不串门的娇

客，二来想到他们突然来访想必有什么事，也就不坚持客套

了。

一阵最初的客气与忙乱过去之后，女医生在对男教师使眼

色，男教师又在用眼光乞求女医生，最后还是男教师开了口：

“申妈，我们是来劝你，劝你别再去输血的！”

以为这事儿在这一家子里已经人尽皆知的男教师，他开口

的这第一句话，就把这家人的心全投进滚油锅里。除了低头

挨着女医生的申明芳，所有的人都猛然抬起脸 来，连申家

的男人在内，他们的眼光在一霎间，全都投向他们当家女人

的脸上。大儿子申明祥的眼睛睁得最大，张莹莹的脸都变了

色。

申家女人没想到男教师竟张嘴就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她心

里一惊，一阵难堪，脸上泛出一片红晕，脸颊也抽动了一下。

男教师似乎没有注意到他这话的反应，反而把脸转向申家

的大儿子，毫不客气地说道；

“明祥，为你们的婚事，你母亲去输血了，她甚至要把你

大妹许给隔壁的廖五七，为的是好给你们弄到一间新房，你

们怎么能这么安心！”

已经被梁老师当头一棒打得晕乎过去的申明祥，惊得瞠目

结舌地瞪着自己的娘老子。显然有些恼怒的母亲快速地瞪了

他一眼，马上就低下了头。她是在恼怒，狼狈， 还是感激？

或是三者都有？

女医生感觉到了申明芳紧紧地抓住了自己的胳膊，她忽然

一边捏紧了明芳的手，一边又对自己的丈夫投去了鼓励的目

光。男教师似乎一不做二不休，不顾一切地继续说下去：

“明祥，母亲含苦茹辛地把你带大，现在又要为你们的婚

事去输血，这于情，于理，怎能说得过去！你做儿子的不能

奉养父母，反而让母亲这样为你操心，你想想应 该不应该？

明祥，小张，青年人应该有志气，不要为一时的社会风气所

左右。婚姻大事虽然是喜庆，可也得量力而行……我的话说

直了，但也是为你们好，我想，你 们是能理解的。”

申家的男人，猛地把那张单据投到大儿子怀里，申明祥拿

起单据一瞅，双手猛烈地抖动起来，他突然站起身子冲下出

去。张莹莹惊叫一声，也追出了门去。

男教师也站起身来，从口袋里拿出那只精致的小盒儿，打

开了盒盖，把一串金光闪闪的金项链送到申妈手里：

“申妈，明芳与飞笼既然相爱，你就高高兴兴地成全了他

们。飞笼这孩子是个好后生，他的那个家他不能负责啊，你

是多年的居委会主任，这一点你不比我们明白， 明芳爱他

正是姑娘有眼力呢！这副项链是姚琪母亲送给她的结婚礼

品，姚琪把它转赠给你的明芳，就算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愿

他们俩相敬相爱，白头到老。”他忽然 觉得自己的眼睛已

经湿润了。

“这，这，”申家的当家女人慌了，申家的男人更是惊恐

地站起了身子，申明芳已把脸抵到了她姚姨的肩头上，

“不，姚姨，不！”她声音发颤。

已经站起身的姚琪，却一把将她拉进了怀里，用她自己湿

涔涔的眼睛，沾湿了申明芳乌黑的头发。

申家的女当家人觉得自己的喉咙发堵，觉得心不由己，觉

得神思摇晃了。她捧着那金光四射的小盒儿，心眺得是那么

的急，她忽然抓紧了梁老师的手，颤抖着嗓音，说不出话来。

申明芳的老子愣了，申明芳自己也傻了，就连梁家夫妇也

瞠目结舌。

申家的女人忽然用手掌心抹了一下眼泪，这才说：

“五七子送上门来的三百块钱，都给我退了！”

申明芳突然松开了她的姚姨，怔怔地看着她的亲娘，一汪

眼泪立时涌上她的眼眶，却又死命地忍着，不让它奔突出来。

她的老子见女儿泪水盈眶，竟也湿润了眼睛说：“是，是的，

是我亲眼看见侬妈妈退的，侬妈妈勿把我讲……”

申家的女人愣怔了一刻儿之后，忽然把那副项链送到了女

医生跟前，说：“梁老师，姚医生，你们的心我领了，可是

这礼不能收——”她说着，便把那盒儿使劲儿按到女医生的

手上。

女医生一迭连声地说着“不”字，又将盒儿硬塞到申明芳

的手里：“明芳，这点心意你快收下，收下……”

就在这一刻，瓦匠突然猛地推开门；

“申妈，不好了！五七子叫人去截秦飞笼，说是要当着明

芳的面打折秦飞笼的腿！”

十三

申明芳挣脱了她的妈妈，疯也似地奔下楼，旋风般地上

了车，飞出了大楼，飞上了大街……

突 然发生了的激变，使得年轻的女绘图员心理情感上发

生了剧烈的变化。过去，年轻的家具厂技术员，仅仅是她心

灵上一片飘忽的云，是春风田野上一片随风飘扬的花 瓣，

是她有心相属却又如隔阔水的一片山影……但是，现在，这

一切都变了。仅仅在短暂的几天里，年轻的技术员忽然把他

飘忽的身影变成了可以触摸的现实；而她 自己一颗充满希

求与担惊受怕的心，已经猛地拉到他的胸上。她觉得自己已

经离不开他了，而他也早巳应该是她的。他们靠拢得太迟了

啊，她多么希望那个总是对她 有着几分羞怯的技术员，就

是山坡上的那一棵向阳的大树，而她，又怎样地在渴望着它

能给自己遮挡风雨，并向她心头透下黄金一般的阳光！

即便是在她知道母亲竟然去输了血，而使她心灵震撼的时

刻，虽曾在心中闪过“依了母亲”的念头，然而这念头却象

夏夜的流星，稍纵即逝。一边是生身母亲血肉相连的情，一

边是越来越深心心相印的爱，如果不能两全，只能顾此而失

彼，那她的爱是不能也没法转移的！

她没有打铃儿，一个劲儿地猛蹬，沿着宽阔的马路，跨过

铁道，向着家具厂奔去。

大街上行人寥寥，法国梧桐的繁枝茂叶遮断了街灯，在柏

油路面上留下一片片斑驳摇曳的树影。这些影子象五颜六色

的油彩，胡乱涂抹着申明芳的心，她的心一片迷乱。

可她没有想到，在她就要向右一拐，沿着街口的坡路长驱

直下时，一个年轻女子突然叫住了她。申明芳猛一煞车，她

的“凤凰”差一点撞在另一辆自行车上。

对面的骑车人依然跨坐在车上。申明芳惊奇地发现那人竟

是时髦的小陶！而更叫她心魂一颤的是，她的秦飞笼此刻竞

也两脚着地跨坐在小陶的车后座上。

申明芳只觉得两眼一花，以为眼前的两个人完全是虚假的

幻影。

眼看着她就要从自行车上摇摇晃晃倒下来，小陶早巳下车

赶紧奔过来，一把扶住了她，又扭头对身后煞白了脸的秦飞

笼嚷了一句：“你还不坐到她的车上去！”

从小陶抓住自己胳膊的力度，从她对秦飞笼发出的强硬的

命令声中，申明芳醒了。她怔怔地看着小陶，发现小陶的大

眼睛竟是那样的明亮，那样的坦率……小陶一边飞身上车，

一边对着秦飞笼与申明芳嚷了一句： “你们还不快跑！”

秦飞笼猛然抓住申明芳的车把，把申明芳搂坐到车座前的

大梁上，飞身上车驰去。

申明芳猛一阵心跳，脸顿时烫得象火烧，可是她竟又无力

地贴紧在秦飞笼前胸，感觉到自己的发辫正摩挲在秦飞笼的

脸颊上。她两手紧紧地握住车把，像是紧握着自 己的心。

她一时不能明白刚刚发生的一切。只是小陶那深红色的喇叭

裤，象一团鲜红的火苗儿，闪耀在她飘飘摇摇的心房上。直

到秦飞笼忽然翻身下车，她猛地歪倒 在秦飞笼的怀抱里，

却又突然脸臊心慌时，她才发现秦飞笼已把自己带进了小林

深处。

秦飞笼怯生生地抱住申明芳的双肩，申明芳忽然闪开了秦

飞笼的怀抱。一时间，两个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喘息

着，好一刻儿之后，申明芳才第一次真正地扑到了秦飞笼的

怀抱里，双手死死搂紧了技术员的双肩。“她知道你跟我

好？”她忽然低声问。

“知道。”秦飞笼吃力地回答。

“她不恨你？”申明芳又问。

“她说她不如你。”秦飞笼说。

“她怎么救的你？”申明芳抬起了脸。

秦飞笼避开申明芳火辣辣的目光，说：“我正要出厂门来

这里见你，被两个不认识的人截住，要我跟他们走。我正要

挣脱，小陶和另外两个姑娘路过，忽然把我拉进了厂门，并

叫老传达锁上了大门，她又强迫我跟着她从后门逃了出

来……”

申明芳盯住了秦飞笼的脸，好一刻儿才说：“据说五七子

要当着我的面揍你……”她盯着他的脸。

“不怕！我跟他说理去。”

“说什么？”

秦飞笼转过脸来了，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斩钉截铁地说：

“我就告诉他，强迫一个不爱他的姑娘跟自己结婚，是不道

德的，也是不可能的；打人是犯法的……”

“你不怕他打？”申明芳高兴他能突然变得如此刚强。

“不是怕不怕他打的问题，我们既要和他讲清道理，还要

关心他，这几年，我也不该对他那样冷淡，他是个可怜的孤

儿……”

申明芳感到他的话音在颤抖。她盯着他，猛地把脸伏到了

他的胸膛上。一会儿，她抬起头，象下定了什么主意似地说：

“那就回去，你先上我家呆着。”

“那你妈——”秦飞笼忽然慌乱起来了。

“我妈不会再为难你了！你别恨她，我也不许你恨她……”

十四

申家象死一般沈寂：人们心里是慌乱的。

申 明祥与张莹莹走了，申明芳跑了，老申的脸在陡然

间变得煞白，申小刚与申明华，却只能痴呆地望着他们的妈

妈。连大气儿也不敢出。瓦匠只是惊诧地看着女医生把 跌

落在地上的金项链拣回到了小盒里，然后手足无措地挨坐到

丈夫身边。男教师不约而同地与所有人一起，将眼光转移到

了申家女人的脸上，看着她那一张似白似红 的脸，看着她

忽然变得没有了一丝儿血色的嘴唇，还有那一忽儿烁亮一忽

儿又黯淡下去的眼神。

这孤儿赌棍当真便什么事都做得出么？他要是万一真

的把秦家的大儿子打折了两腿怎么办？她的心一阵惶悚，连

腿脚也软了。她忽然想到这事儿都怪自己，怪自己不清楚女

儿的心，怪自己一时胡涂——可这些还不是他们这些做儿女

的逼出来的吗！

申家的女当家人，第—次跟自己说了一句软话——这都

怪我！可是，正因她又绝不是个没见识没胆量的女人，她在

一阵子心乱如麻之后，却忽然站起了身。

她的眼睛忽然亮了，彻底地亮了，并且那亮闪闪的目光，

挨次在家中人的脸上全扫了一遭儿，然后，她忽然就象一个

指挥若定的将军，对着他男人吩咐了一句： “你给我跟小

刚、小明华好生在家呆着，就是外面塌了天，你们都不要跨

出门坎儿一步！要是明芳回来了，就说我说的，不许她去找

我！”

她忽然又那么轻淡地将眼光一扭，便转到了梁家夫妇和

瓦匠身上，字字板眼地说： “梁 老师，姚医生，还有你

三六子，我姓申的并没有做出什么对不起孤儿的事，申明芳

有申明芳恋爱的自由，她不喜欢的人，就是为娘的打折了她

的腿，也是白搭！他五 七子一个光棍，穷得叮当响，难道

我姓申的还想谋他的财、害他的命不成！我不过有点可怜他。

谁知好心换了副驴肝肺，他打错了算盘，忘了我申妈是个什

么人！莫 说是他，就是那些不要命的，杀人抢劫的，还有

那些现行的反革命们，申妈我也从没含糊过！如今这世道还

能容得他那种人逞凶吗？”

她一口气说到这里．忽然顿了一下，竟更加目光炯炯地

看着梁家夫妇与瓦匠赵三六，说：“麻烦你们随我去五七子

屋里走一趟，我要看看，是他五七子长着三头六臂，还是我

申妈是杨二郎！没调教好的东西，居然想往我申妈的眼睛里

揉砂子！”

她盯了梁家夫妇一眼，又一眼盯准了瓦匠，那眼神满象

在说：“申妈用得着你了，就看你的了！”

瓦匠早被他申妈这一席话，鼓荡得热血沸腾，恨不能也

插上八面靠子旗，随着眼前的“穆桂英”去远征！

梁家的男人用眼光鼓励着有些慌乱的妻子，便随着申妈

转过了身——是的，他应该去，那孤儿总不至于不给一点情

面，不通一点人情。他甚至懊悔自己平时给那孤儿的温暖与

教育太少。

申妈领着这一班人马，浩浩荡荡向孤儿的家门直扑而

去，她竟连招呼也没打一声，便猛地推开了吹泡工的房门。

玻璃厂的吹泡工，正用手倒掐住香烟，与三个头发眉眼

不善的小年轻围着桌子转，当他忽然发现申家女人居然领着

人突然闯进来，他的手不觉抖颤了一下，把半截烟屁股猛地

扔在脚下，用鞋后跟猛跺了一脚。

他抬起那张铁青的脸——心里明白来者不善，善者不

来。刚才两个无用的哥们去抓秦飞笼，居然让一个姑娘给劫

走了。他正准备干脆冲到厂里去，先打断秦飞笼的双腿再说，

却未想，那骗他诓他捉弄他的老女人竟不请自来了！

原先，正愁日子没法儿打发的赌友，还没听完孤儿的诉

说，就一个个伸胳膊扬腿地哇哇直叫，要帮他出出气，找申

家算帐。他摇摇头，不找申家，也不打申家的人，他要打的

是秦家那小子，当着申明芳的面把他打个半残废，这才解气。

然后让她一辈子去伺候一个残废人。

孤儿的脸色铁青，他看着申家的当家女人，竟领着这么

一行奇怪的队伍，阵容特别地突然出现在他的家里。他明白，

瓦匠是棵“墙头草，风吹二面倒”的角色，没准头的东西。

可是！梁家夫妇，这一对文弱男女，他们怎么也来了！

他正在纳闷又有些发慌，申家女人却发话了：“五七子，

听讲你要打你申妈是不是？”她有意引火烧身，一副刀枪逼

人的气势。

孤儿脸上的肉一颤，嘴唇虽抽动了一下，却没有发出声

音来。

“我 这刻儿就是送上门来给你打的！你要打，就当着

梁老师、姚医生的面！你申妈见过这阵势，你梁老师、姚医

生还没有见过，你今个儿就让他俩也见识见识——打呀， 你

申妈等着呢！”她的话说得有板有眼，叮当作响，连牙齿咬

得格吱吱的声音都清晰可闻，那眼神直把孤儿的那张铁青脸

喷成了红的，又喷成了紫的了。

“小五七子，我若是早知自己的这一番好心，只能换你

的驴旰肺，你申妈就是嚼蛆，也不会向你嚼的！噢，你真有

势派，稍不遂心，便要打人！你有种的就打！你申妈今儿要

不是看在你死鬼老子娘的面上，就这刻儿，我就能送你去坐

监狱！”

孤儿忽然抬起了脸，那神态似乎象个真正的好汉，那眼

神又似乎在说：“送就送，你以为老子怕么？”

申家女人立时抓住了孤儿的魂窍：“哼！你再把眼晴睁

大点儿，再显些狠劲儿出来！你再狠，专政队里的那些人可

不伯这个。”

她 的杀手锏果然起了作用，那孤儿僵直的脖子当真软

了下去，她马上又改换了口气：“如今谁不知道这恋爱的事

得自己来，申妈我一句话，申明芳就成了你的！八字儿 还

没见一撇，就以为申家的女儿姓廖了！我有心向着你，疼你，

你倒好，自己存心把事情搞砸了，没了影儿了！你还有脸说

要打人，你不撒泡尿自己照照自己！”

申家女人一席话，句句就象刀子绞在孤儿的心里，孤儿

廖五七败阵了，他不是申家女人的对手，他的拳脚在这种对

手面前成了破枪烂炮，一开始胜负就有了定局。

瓦匠对申妈显然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满脸上一副得意

神色；而一直静观不言的梁家夫妇，从申家的女人身上，第

一次领略了“巾帼英雄”的英姿。

孤 儿的心在抖，由于自己不堪一击，他已经老羞成怒，

他的野性又要发作了。不过，此刻他不会再去打别人，他曾

经有过的凶残，现在唯一的可能是用来对付自己！一 种近

平原始的自尊与野性，在他的胸膛里膨胀着，膨胀着，膨胀

得快要爆炸了。忽然，在他的房门口上，竟传来了一阵嘈杂

的叫声，而在这嘈杂的叫声里，更夹着申 家小女儿明华带

哭的噪音； “姐姐，妈妈叫你别进去的，妈妈说的……”

可是，门口的嘈杂终于淹没了小明华的叫声，而申明芳

却和秦飞笼一起，突然站到了廖五七的门坎上。

屋子里的人全都一怔，申家当家女人的脸上霎时一片惨

白；梁家夫妻更不约而同地叫出了一声：“明芳！”瓦匠发

了懵，叼在嘴唇上早巳无火的烟屁股在抖颤；申家的男人这

刻儿竟挤过来死死地拉住了女儿： “我要侬回去， 侬妈

讲咯……”

然而，一切都迟了。

孤儿血红的脸转过来！赌友们刷地一下便将眼光投向了

申明芳与秦飞笼，然后又迅疾地转到了孤儿廖五七的脸上。

申妈的心在滴血！

然而，申明芳与秦飞笼竟是那样地凝然不动，象没有任

何事一样静静地定定地看着对面的孤儿。

年 轻的五金厂女绘图员，外柔内刚的申家姑娘，为了

自己终生的幸福，为了自己心上人的安全，她不躲避风浪，

她豁出去了！她那一腔的柔情，此刻竟全然化成了一堵 顶

天立地的理性的高墙，她要用自己这一堵高墙去保护自己的

意中人，去抵挡那愚昧无知者的侵犯！她怀着海一般深沈的

爱情，海一般广阔的容量，领着自己的情 人，站到了自己

情人的情敌面前，目不斜视，不顾一切，只一个劲儿地盯住

了孤儿的脸，直到孤儿那就要狂跳起来的身躯，与那捏紧了

就要伸出来的拳头，在申明芳 那似刚不狠、似柔不惧的眼

光逼视下，松了，散了，忽然失去了冲动，失去了力量。申

明芳忽然涌出了一眶眼泪。

这是一个真正的静场！没有声音，没有言语，更没有格

斗，在这高高的六层楼上，野性与观代文明这两股背道而驰

的力量在较量，它们碰撞出来的火花，震慑着、充实着所有

在场的人们的心灵与身躯……

申家的女人忽然觉得自己已经身心交瘁；瓦匠的媳妇则

只能躲在众人的身后满含惶恐与凄酸；闻讯赶来的秦家女

人，突然缩回了自己那只要去拯救儿子的嶙峋瘦手；梁家夫

妻已是含着薄薄的眼泪，欣然目睹从这就要冲杀出去的一代

新人……

也许，看惯了拳打脚踢的人们，看惯疯狂与绝望的过客，

会把这当作一桩“桃色新闻”来传播。好吧，那就让这个“桃

色新闻”来拉开一场新剧的序幕——

“五七子，我把他带来了！我知道你不会打他的，不会

的！五七子，我说得对吗？”眼睛满含泪水的申明芳进发出

了信赖的心声。

“五七子兄弟，对不起你，这几年，我忘了我们小时候

的情谊，请你原谅吧！”秦飞笼也跨前一步，真挚地说。

他们俩双双站在廖五七的跟前，睁着四只眼睛，期待地

盯住孤儿廖五七。廖五七的头越来越低了……

申明芳和秦飞笼向廖五七走了过去，想去拉孤儿的手，

不想孤儿廖五七猛地抬起脸来，惨白的脸上两汪眼泪在眼眶

里滚动，他在恨恨地盯了秦飞笼一眼，竟说出了一句恶狠狠

的话：

“下辈子，老子非打断你的腿……”但他不敢再看申明

芳和秦飞笼一眼，转身夺路而去。

人们慢慢地散去，月儿悬在天际，如洗的月光洒在这高

高的六层楼上……

1983 年 1 月 11 日夜定稿于北京

注 1、 朝奉，即小学徒，江淮一带方言。

来源：黄花岗

[大陆直连](http://tiny.cc/jinnews)[看禁书](http://www.bannedbook.org/)[禁闻禁文](http://www.bannedbook.org/bnews/)[禁网](http://www.bannedbook.org/forum8/)[禁片](http://www.bannedbook.org/bnews/)[禁歌禁曲](http://www.bannedbook.org/forum11/)

[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提供禁书下载阅读,禁书目录,禁书网

http://www.bannedbook.org/是最大最全的禁书下载基地, 中国禁书,大陆禁书应有尽有。

[附 1：禁网新闻平台（禁闻禁书禁片）网址一](http://tiny.cc/jinnews) <http://tiny.cc/jinnews>

[附 2：禁网新闻平台（禁闻禁书禁片）网址二](http://vur.me/jwnews/jw/) <http://vur.me/jwnews/jw/>

[附 3：网址三](https://commondatastorage.googleapis.com/jwnews/jw.html) <https://commondatastorage.googleapis.com/jwnews/jw.html>